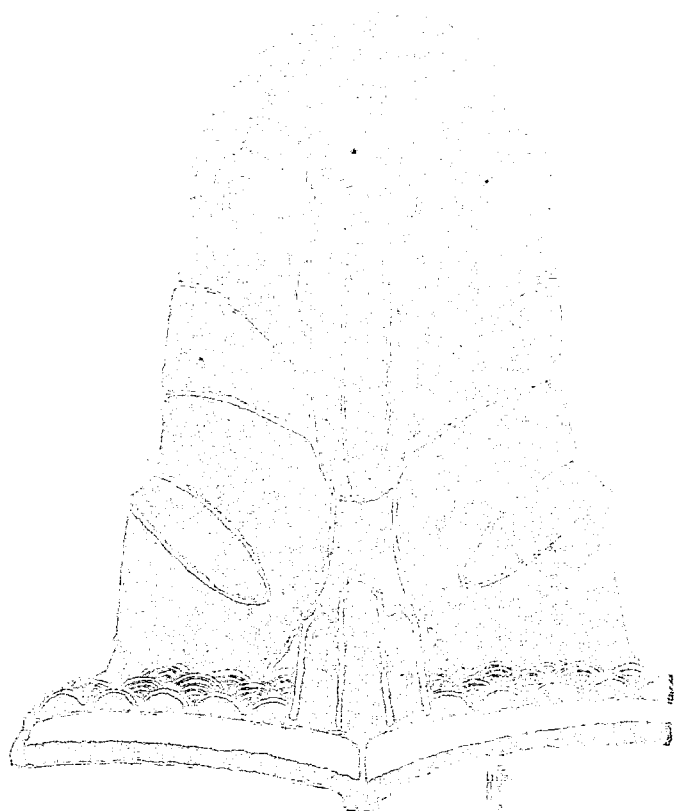


# 前 輩 先 生

著 鳳 小 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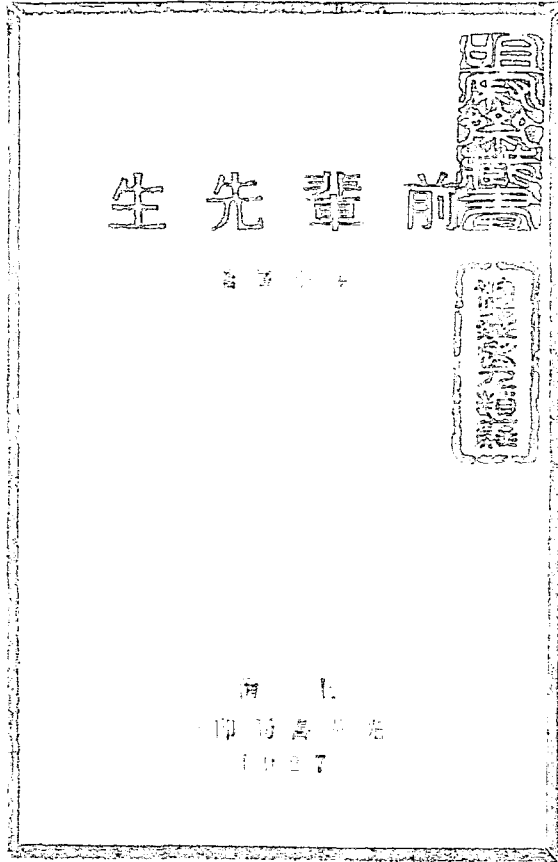


海 上  
行 印 局 書 華 光  
1 9 2 7

M5  
I246.4  
16  
2



3 2173 9923 1



# 前輩先生

## 第一回

新田兩等小學校校長養雀先生，整打了三百六十天的算盤，到大除夕那一天，喚夫人端出許多魚肉酒飯來；先恭而敬之地斟一杯酒，分三起洒在地上，說：「願至聖先師常照臨到小門徒底臂上，坐得穩，放得屁香！」說得夫人笑了，將裙角抹着油手道：「你只這一杯酒，哪里請至聖先師得動？」願先生搖頭笑着，自把酒杯放在桌上，入了座，夫人也便坐了，兩口兒互布着魚肉；又一份一份地分佈給一位公子一位小姐。酒到半酣，夫人說：「阿遲這孩子，在你辦的學堂裏念書，自然得許多便宜，可是入了三年的學，還看不出一張字條來，未免吃虧。」願先生喟然道：「這也不只阿遲如此，我是個校長，總得公平些，若單給兒子讀通了，又怎

對得起人？」夫人聽了，將手拍着那位公子底臂膀道：「可知我也錯怪了你，原來做校長是有許多說不出口的苦處的；我但願別家的孩子，莫再有當校長的父親，更莫做父親所辦學校裏的學生。」顧先生撫掌着，乾了一杯酒。

顧夫人待老小都吃完了，一面撤去着核，絞一把手巾給顧先生揩了，說：「昨天那個豬腮式的庶務，送了這麼半打手巾來，說是上月在上海遊戲場裏抽籤得的彩，真的是外國貨呢。」顧先生端評了一回，向上半個臉上抹了抹，說：「留起來，請客用！」

飯後，顧夫人要拉先生同去配年貨，公子阿遲要拉先生在趕老羊，顧先生說，「都不行，何少卿家是七點鐘吃的年飯，有二十年的陳花雕，我不去，他們是不開鑊的。」顧夫人笑道：「我不信，他要不是學款處委員，你未必便愛喝陳酒。」顧先生微笑，自戴着帽，徜徉着走了。

何少卿家離顧家不遠，門裏掛着個門燈，門上已換了春聯，是「自由世澤」

「平等家聲」八字，一個小廝正猴張高凳上，向神龕前點香。顧先生上去，稱一聲「小哥，」「老爺在家麼？」「來了幾個客？」小廝搖頭說：「老爺不在家，囑付過，顧先生來時，請先到賬房裏坐。」顧先生想，坐候着，太喉急，不如去打個轉，但又不便回家；躊躇着出了門，信步到了鎮的西盡頭，又折回來，一身長汗，沒幾步，却何少卿從一條夾弄裏鑽出來，說，「你怎地沒到我家裏去？」顧先生噙着說：「我哪里那麼早得空閑！現在，纔忙完呢。」

兩人在街上說着走着，有幾個學生，避不及，對他們立正行禮，他們點頭過去，說：「像我們辦教育的，在這些處才見得名貴了。」

到了何家，先有個客——是何少卿的鼻子，開發換店的沈老七，大家寒暄過，便入了席。老七見少卿家只有一個小廝服侍，說：「姊夫管的學生不少，怎地不喚幾個學生來使用，又是放了假的，喚了來也不致荒課。」何少卿說：「這個，你不懂。」

沈老七道：「這也是實在話，便是我店裏的杏生，除你那舅嫂身邊的一兩件事外，甚麼都是他，實在比雇用的老媽子還得力。」何少卿道：「這是學徒，不是學生，學生是預備將來做官；前清時，小學畢業是秀才，中學畢業是貢生，高等學校畢業是舉人，大學畢業是進士翰林。」顧先生道：「不差，譬如我是個小學校校長，在前清時，是學台資格了。」

說時，小廝端上個紅燒肘子來，何少卿道：「這是省裏教育科長王子由王老先生家傳肘子製法，肘如其人，我因仰慕他底人格，才討得了這肘子的製法；」說着，用筴揭起那張肘子的皮，裏面露出一塊拳大的骨頭來。大家還沒吃，先一片讚美。

顧先生將半段骨頭舐了一回，停着筴道：「王老先生是久享大名的名士，一手好策論，前十年維新書院月課的前二名他包定了的。」何少卿道：「尤其難得的是『恭而儉溫而有禮，』蒙他的特識，秋間我在省裏時，竟差人下帖子請我到家去

便飯呢。」沈老七問：「帖子是怎樣寫法的？」何少卿不覺一呆，接着道：「自然是『潔鴈候教』『闔第光臨』等等的照例文章了。」

這一頓飯吃完，大家分頭過年，顧養雀依舊做他的校長，何少卿因新年裏多抹了幾次全夜牌，將息了三五天，趕上縣裏去找王老先生領學款。王老先生見各市鄉區學款委員都到了，派人分出帖子去，是他兒子國華出名的，寫的是「正月十三日家嚴六十晉一誕辰謹治桃鴈候光」等語。那些學款委員，見了一怔。何少卿心裏明白，這位老先生照例一年做兩次壽的。

大家知道何少卿和王老先生有交情，都來寓裏商量；多數主張買八條洋泥金屏，公送一堂壽序。何少卿說：「使不得，他是個文豪，我們班門不宜弄斧；並且他也未必喜歡。」大家默然，何少卿道：「各位莫慌，由我去問他家賬房，他老人家平常最愛而又沒有的是甚麼？回來買了送過去，豈不又體面又出色。」大家歡然贊成。



第二天，大家又來探信，何少卿喟然道：「可知我沒說差，王老先生是古往今來的第一人。那賬房說：『老人家持家最樸，秦缶漢瓦蜀錦齊紈一切都不愛，金錢更不用說；前天，在西門外裱畫店裏，見一張畫象，活現是他父親的遺容，裱畫店又居奇不賣，他還來直哭了兩夜，說：做兒子的，聽父親落在別人家，不能迎還供養，不孝之罪，上通於天哩。』」

衆人道：「不過是相像罷了，須不是他父親的真容；這如何值得接回去，他怎地不揀一個相像的活人還去當父親？」何少卿道：「你們哪里知道，這正是主敬立誠的真工夫，別人所學不到處；不然，孔門弟子，爲甚麼只會在孔夫子墓前相向而哭，不去找陽貨呢？」

衆人覺得何少卿太淵博，沒法駁回，只得聽他指揮，向裱畫店化一百二十元買了來，雇了個神亭，一班鼓樂，十三朝晨，幾個學欵委員衣冠整齊，何少卿走在前頭，吹吹打打送進王家去。王老先生跪在門裏接着，又向衆人打躬，衆人有作揖

的，有鞠躬的，一窩蜂送進正廳懸掛了。王老先生喚後頭端出麵來吃。

吃麵時，王老先生說：「先嚴教了十五年書，只造就了兄弟一個，他說：『矢人之子爲矢，函人之子爲函，』可見讀書人之子才許讀書！儒者不可操斧鑿而爲工，猶夫工人不可換簡策以讀書！別個讀書人家的兒子，自有別個父親來教，我只教我底兒子！所以先嚴的學問，兄弟是照單全收了。」衆人不覺肅然起敬。一個人說：「現在，學制改革後，一個教室裏，總有三五十個學生，是合教師兩尊而爲一的了。」何少卿道：「不差，敝鄉高小校長顧養雀的兒子，就在那個校裏念書。」

正說得熱鬧，闖進一個人來，衆人都認識，是棧書店裏的掌櫃。王老先生臉上一紅；忙拉他同坐吃麵，又斟酒給他喝，何少卿夾着他批評書畫。

掌櫃的說：「提起書畫，我倒想起個笑話來了。前天，隔壁博古齋裏，來了縣太爺署的差官，手裏捧着一個瓦缶，說要寄售，價值是一千兩關平，不折不扣

的。博古齋的夥友，一估價，一塊錢至少買二十個，要一千兩須是紙鏤孝；請差官委託別家去。差官說：『縣太爺吩咐的，非由你家寄售不可。』那掌櫃的認是縣太爺有意來敲訛，哭喪着臉只得自備着一千兩銀子等，豈知到明天就有人出一千兩銀子買了去，買瓦缶的才出店門，那差官就來了，說：『如何，我可沒有騙你，』說了，檢出五十兩來算是傳錢，囑付我莫對人提起，提起了，封門外三個月徒刑。這差官也姓何，恰好與少卿先生同姓。」

王老先生聽了，走過去對着遺容抹額角上汗珠，何少卿說：『既囑付你莫說，如何又說了？』掌櫃道：『這是難得聽見的事，爛在肚子裏太可惜。』說着一陣大笑，那幾個學欺委員聽了，莫名其妙。一個說：可惜，我家裏的瓦罐子，沒帶幾個來。正說話着，忽聽得背後一聲響，大家回頭看時，都嚇得呆了。

## 第二回

見王先生倒在一張椅上，面色慘白，嘴角邊流出麪汁來。掌櫃乖覺，一溜煙先走，何少卿和一班委員圍攏來，門背後嚷出一個油頭粉臉的江北媽子來，將衆人擦開，喚：「我底老太爺，把王先生半拖半抱地送了進去。衆人知道吃壽酒不成，各自歎息而去；只留何少卿坐在壽堂裏推想王老先生的病原和那江北媽子的神態。」

王老先生才被扶進房去，公子是一早出去了，媳婦又經娘家接了去。一個燒火婆子是守着主僕名分，從不進房的，只有江北媽子在床沿上守着，嘴裏咕嚕着罵客人。一回，王老先生眉頭一縐，張開眼睛來，見江北媽子在面前，推開枕，笑着直坐起來道：「平生最恨人和病謝客，今日偶爾一用，居然有効；然而不可被士林知道，成白玉之一玷。」說時，扶在江北媽子肩上，立起身來，要伊唱小曲兒，

伊扭着頭不肯；王老先生便摸出一捲鈔票來，說一支曲一張；江北老媽子整捲兒搶了去，王老先生便和他奪；兩人互扭着，早已過午，把壽堂裏那個何少卿餓出火來了。

何少卿等了好久，不見個人出來，越等越餓越沒有音信；見神象前擺着菓盤，是酥糖蘇酥糕三樣，伸手去抓來吃；吃完對神象作了個揖，捧着肚子跑了。

回到寓裏，想裱畫店的掌櫃太促狹，要設法處制他，好消王老先生這口氣。當天，繕好了領繳，另把本學期的預算修改了幾處，向旅館賬房借一把算盤來，出入湊准了，將房門門上，瞪了個清稿，簽上自己底名字，又將那預算草稿，點一個火，向痰盂裏燒了；然後開房門，喚茶房叫一壺酒，一碟紅燒腳爪，帶例菜來吃飯。

吃喝到中間，忽然拍案大悟道：「原來如此！若不異軍間道疾進，這一學期的學款，莫想一次領到了。」正這當兒，茶房送進一張通知單來，是約在明日下午

二時開學款會議的。他已胸有成竹，並不把這事放在心上；自酒酣飯飽了，看天色才黑，鎖了房門，來找那幾位各市鄉學款委員；知道他們都到宴樂園吃酒去了；看那些開會通知單，都黏在門上，顯見他們還沒看見。何少卿這時，更放了一段心，以為勝算獨操，滿保是滿載而歸的了。

很得意地闖到宴樂園去，見他們正吃喝着，見何少卿來，都站起來，招他坐。何少卿笑道：「今晚原是王家的席，却吃到此地來！」說着，乾了一杯。見席上有一人不認識，問時，知道是新從美國畢業回來的工學士徐約翰，不覺肅然起敬；說：「工業是最重要的，前天去參觀職業學校，見許多木工藤工等的成績，好雖好，究竟比不上西洋來的；」徐約翰聽了微笑。

有一人問：「徐先生！雅篆別致得很，是甚麼意思？」徐約翰道：「這個……是外國聖人底名字，用了，表示景仰摹仿的。」一人道：「可見中外規矩不同，中國聖人底名字，是要打上個紅圈兒，不許人稱呼的；外國人却阿貓阿狗都

借用得。」何少卿道：「不是這樣說，王老先生說的『司馬相如羨慕蔣相如，自己也就喚做相如』，可見中國也有這習慣。」一個老者，忿忿地放下酒杯道：「羨慕司馬相如的人不少，却沒人喚做犬子過！」衆人不懂這話，齊向菜碗裏望着點頭。

何少卿見衆人不語，說：「才在縣署裏，聽得縣尊說，明天要開學款會議，因為縣庫被省裏提空了，要附收畝捐，業主又不贊成，大概這一學期的款項是要擱淺的了。」

衆人聽了，酒興淡了一半，齊伸出頭頸來說：「如何使得？」何少卿道：「錢在縣尊手裏，使不得也只好使得。」一人道：「這是地方公益，諒縣官也拗不過大衆，不然，我們發揭帖，登報紙，請願省議會查辦他。」一人道：「我們須不是白送一個父親給王子由的，他該出來講個公道。」一人道：「縣裏錢是要發的，不過想遲一兩個月，在銀行裏多生幾個利息。」

徐約翰聽了，莫明其妙，問甚麼叫學款？何少卿說：「本縣在附加稅項下，培撥本學期一萬九千元，辦市鄉學校用的。」徐約翰問「辦幾個？」何少卿說：「全縣四區二十七鄉，共辦二十七個。」徐約翰吃驚道：「在美國不夠發打掃伙費。」老者又氣上來了，說：「中國有中國的辦法，我最恨人穿了身外國衣服，便罵中國的長袍短褂作腐敗。」徐約翰道：「外國東西，都有科學意味，卽如我們做學士戴的帽子，是正方形裏的內切圓，幾何學裏有名目的。」一個問：那帽邊上的一把黑穗呢？徐約翰說：「這個……大概是天體中的彗星。」老者道：「這個彗星，放在清朝的藤纓帽上，好看得多。」

徐約翰覺得形勢不好，咕嚕了一句外國話，低頭吃菜；衆人又商量了一回學款事，決議明日出席，一致反對，何少卿尤其激昂。這一席酒，因爲大家有心事，沒吃爽快，就散了。

到第二天，何少卿獨自忙了一個朝晨，下午，大家齊集在學款處，王老先生赫



然代表縣長，出席報告學款困難情形，衆人見他絕沒一些病容，才知道老頭子肚子裏有古怪。衆人待他說完了，人人要反對，却又人人不敢站起來；一會，那老者揮起來，吐了口痰，說：「使不得——學款……」；又吐了口痰，坐下去了，將肩擡着一板凳上坐的少年。

少年站起來，說：「這是官府的事，我們只不過做個經手；官府說『沒有』，我們自然會還去說『沒有』；但是靠着這筆款吃飯的人很多，學生沒有書讀，自然能回去看牛喂豬，這班教職員却完了。」

反對議論開了頭，大家都要說話了。一個人說：「縣長下鄉時，校長帶着全體學生到碼頭站班迎接；沒有學款，縣長下鄉時，未免也減少威風。」又一個人說：「現在學堂，盛行做戲募捐，縣長若在大堂上唱十天戲，我們都願代銷戲票。」又一人說：「像昨天的王老先生般，做一次壽，挨戶發一個請帖，合全縣算起來，恐怕除開銷外，還有幾個錢落腰。」

正在唾沫噴溢中，何少卿站起來道，「縣尊是一縣之尊，民國沒成立時，不發學款，只牌示在頭門上就夠了；現在開了會，和我們商議，并且只商議緩發，不商議不發，何等文明，何等看得起我們，我們怎好意思不通融；不然，鬧了縣尊，索性不發，難道我們硬控告得他；硬控告了，省長也是個不發學款的同志，我們哪能得便宜？我的意思，不如承認緩發罷。」

這一篇演說，滔滔說完，王老先生不住點頭，許多委員口呆目定。何少卿恐怕有人再講話，便向台上搶下鈴來，鑼郎鑼郎地亂搖，王老先生很熟練似的，宣布散會。大家站起來，一路罵出會場去，王老先生掩着耳朵，何少卿噙着嘴笑。

就這晚上，何少卿掩進王老先生家裏，領了學款，繳了領單，到明天破個早上船，自還鄉去；顧煇雀向他要錢，他說：「縣裏決定，各市縣學款，一概緩發，只好展緩開學。」顧煇雀不肯走，何少卿只得先給了他一個月校長薪水，說是私人的墊款，將來要扣還的。

### 第三回

徐約翰那天出了宴樂園，回到家裏，父親徐笏臣自己出來開門，接兒子進去，徐家是本城有數的富戶，上輩弟兄兩個，哥哥徐瀚臣，弟弟徐笏臣，都是白手起家，各擲下了三五十萬家私。這兩弟兄勤字的工夫只做到九分，儉字的工夫是做到了十八分的。

每天弟兄倆自己提了籃去買飯菜：有一次，大老爺一個銅元買了一把青菜，二老爺<sup>十兩</sup>一個銅元買了<sup>二</sup>把，笑大老爺的貴了；大老爺說：「你那里懂！論菜是我吃得少，論錢却你出多；」二老爺聽了，覺得不錯，回去說給家裏人聽，稱讚大老爺有盤算；二太太不服道：「他只會在小處算，真有盤算的，不該生五個兒子。」原來二老太太生了約翰一個後，便服了寒藥，停止生育了。

只這麼一個兒子，自然是寶貝一般的愛惜了，七歲上就替他定了門親，是西門

外蔡寡婦的女兒，比約翰長十二歲，是個獨養女兒，寡婦手裏也有七八萬上下的蓄積。定親時，二太太嫌年歲太差得遠，二老爺說：「二十四歲的兒子，娶個二十六歲的媳婦；總得少生幾個分家的主兒來。」二太太聽着也笑了。

一天大老爺的張媽抱着孫少爺來閒坐，見二老爺一家三口正吃飯，見每人面前半塊乳腐，中間一大碗鹹滷菜。二太太問：「你家今天吃的什麼？」張媽笑道：「提起吃，前天鬧了個笑話：我們是客房分吃的，二少奶奶因才病好，嫌嘴淡，自買了個鹹蛋，在房裏吃，給大老爺知道了，氣得發抖，說：『這樣，將家產向嘴裏送，我一個人省也沒用，不如大家吃完了弔頸。』發很自去買了五個鹹蛋來，畢竟也沒吃，收在菜籃裏，臭爛了。」二太太二老爺聽了也笑。

二老爺本來不願意送約翰到學堂裏的，因為有個表叔，賣一塊田給二老爺，二老爺殺了價，恨極了，想：這扇鐵門裏，煙酒嫖賭是打不進去的，要破他的家產，只有勸他送兒子到外國去讀書；便串一個二老爺得意的朋友來，在二老爺前，說：

「留學外國如何光榮：——學了礦科，會點鐵成金——回來考取了洋翰林，見皇帝都只行握手禮：」這些話把二老爺說動了心，問要多少學費？這個人算了許久，說：「路費一來一往五十元，三年學費和一切零用三百元，再多帶些，五百元是儘夠的了。」

二老爺想，兒子留在家裏吃飯，也要錢的；而今多化一兩百元，回來時非同小可；却也值得。便時常和二太太提起，二太太給纏昏了，也一口答允。約翰本身，從前想到上海逛一次洋場還不能，而今聽說要送他到外國去，更樂得發跳。從此，約翰便在一個英文夜館裏預備起英文來了。

預備了三年，這三年裏，二老爺在田租上每畝加了五合的租額；合算起來，足有五百餘元，鄭重送了約翰出洋；總算這一筆留學費，是個戶供給的。約翰去後，老夫妻兩人，每天在牆上加一點墨，以爲牆上有一千零八十個墨點時，約翰一定回來了。誰知不上四個月，來了一封信，信上粘了許多小方塊的畫片兒，畫片

的顏色雖不同，却都印着一個人頭；二老爺和二太太見了，先睡了口沫，拆開來時，却滿紙寫着外國文，自然一字不識；心裏却很樂，以爲兒子真能幹，竟會寫神仙般的字了；商量着要請人去看，又怕裏邊說的都是飛皇騰達的話，給人妬忌了去。

二老爺和太太商量了好久，決定請英文夜館裏的校長來，因爲他是約翰的先生。那校長穿一領嗶嘰夾袍，呢馬褂，鈕插邊插了一根銀鑲黑漆半截篋子似的東西，一進來便向二老爺脫帽，二老爺忙回了個肥啞。坐定了，二老爺自捧一杯茶上去，校長說：「不忙！我是喝慣咖啡的，現在並不渴。」接着，校長便問約翰有信來沒有？二老爺想：可知道讀外國書的，都是神仙；不然，怎問得出這話。便恭而且敬的說：「信却有，但不知誰寫來的；今天，正爲這封信，請先生來指教。」

校長摸出煙捲兒來，哈在嘴裏，又摸火柴來吸；二老爺想：倒也省事，免得又

吸了水煙去。校長吸着煙，蹣起腿來，半騎在園椅裏，伸出手來，說：「信呢？」二老爺從袋裏摸出來，送過去——這時，二太太掩在門背聽，聽校長嘖嘖咕咕讀了一回，說：「這封信裏，有幾個字要翻字典。」二老爺奇怪道：「外國也有字典嗎？」校長道：「有！不過不容易翻，非懂外國文的不能翻罷了。」二老爺不覺肅然起敬，知道這位校長真是懂外國文的。

校長聽了二老爺的稱讚，很不注意的樣子，將信塞在口袋裏，說：「帶回去，最遲不過三天就譯好了送來，不過……。」二老爺知道，「不過……」之下，必無妙文，忙歎口氣說：「現在一切都麻煩，約翰這一出去，又化了一筆錢，田裏收起來，不夠合家的澆裹，所以只有處處撙節，又不知得罪了多少朋友。」校長說：「不差，有田的人，總是多麻煩，有時打官司，要請律師，單是翻譯的譯一封信，也須十兩銀子。」二老爺說：「打官司的，自然應該出的。」校長覺得口風不像，快快地走了。

二老爺候了幾天，不見校長來，急了，自向夜校裏去問；校役向裏面打個轉，出來說，校長病了；接着樓上風琴聲響，校長唱起歌來了。二老爺聽得逼真，却又不便說甚麼話，脚才跨出門，門就碰的一聲關了。二老爺知道校長生的是翻譯費病，信在他手裏，沒奈何送了一塊大洋去說：這是送校長買粥菜吃的。又過了幾天，校長才把信送過來，二老爺急看時，將全身嚇呆了。

信上明明白白地說：帶的錢只夠買船票，幸虧同船有一個也是去讀書的，帶了上岸，暫借宿在他寓裏，據他說，在美國讀書，至少每年一萬元；若不趕快寄來，莫想在中國做洋翰林，要在外國做中國叫化子了：二老爺看了，呆了一會，忽然指着校長罵道：「我買了粥菜，請你吃飽了造謠言的嗎？」校長發誓道：「我若譯差了半句，天誅地滅，男盜女娼，不算，再罰我下世去做Tog。」

二老爺沒有話說，回家去，一睡兩天，沒有吃飯。二太太道：「省幾頓飯是不夠這孩子用的，還是吃了起來想法子罷。」二老爺歎氣道：「還想甚麼法，與



其失了幾萬銀子，不如丟個兒子。」二太太聽了大哭起來。二老爺道：「你知  
道要兒子，再養一個不得。」二太太哭得更兇，說：「你以前要不怕兒子多，不  
給我那瘟藥吃，我自然會，而今……。」兩夫婦鬧了半個月，畢竟捨不得約翰，  
匯了一萬元出去。大老爺家聽得了這事，合家笑得嘴歪，二老爺羞得三個月不敢  
見哥嫂。

## 第四回

那個英文夜校校長回去，把這件事說給校長夫人聽，校長夫人冷笑：「你這笨虫，天上吊下鳳凰來，你只會當雞殺來吃；依你這樣，只好一輩子在這兩間屋裏做校長的了；他家兒子還來，就是個新貴；你不在二老爺跟前獻殷勤，却回來說窮話。」校長聽了，恍然大悟。原來校長夫人是個在女學堂裏讀過書的，所以見識比校長高。

從此校長時常在二老爺家走動，二老爺寫手諭時，替二老爺寫信封；約翰有稟帖來時，替二老爺翻譯。校長夫人又教導他，不要在二老爺家喫飯，二老爺送東西時，一概不受；因此二老爺尤其敬重校長了。

光陰似箭，過了三年，約翰寫信回來，說：「已經在中學堂畢業，要進大學了。」原來約翰上船時，只會做手勢，不會講話的；躲在艙裏，不敢出來，因為

見了外國人就怕，尤其是那些老的，從濃眉毛裏，綠溜溜地露出兩道眼光來。

三天上，聽得門上喀喀地敲響，戰戰兢兢起來開門時，見走進一個中國人來，這一喜，不覺眼睛裏落下淚來了。這人安慰了他。問他姓名，知道是個富家子弟，連說：「失敬！失敬！」約翰也滿谷生春地問他姓名，知道是經理本省留美學款的藍博士藍慕陶先生。

藍先生見約翰不懂英文，處處代他招呼，帶他到甲板上散步，帶他到餐室裏吃菜，帶他到閱書報室裏看外國人看書，約翰如飢兒得乳母，登時高興起來。

在船裏的時間很長，兩人無話不談；問起約翰學業，才知道只夠進中學；問起家業時，知道足有五六十萬；問起約翰學費時，約翰說：原預備三年費用的，現在一買船票，却只贖五百元了。藍先生嘆了一驚，突然又放笑容安慰他道：「這不妨，暫時，我總能替你料理；只是你究竟帶了多少錢的？」約翰道：「往來路費一百五十元，三年學費九百元。」藍先生嘆了一聲笑了，說：「你們這預算表

上少畫了兩個圈；在美國讀書，至少也須每年一萬元。」約翰聽了幾乎哭出來，說，那只有原船回國。藍先生說：「那也不必，我是個辦教育的，眼見一個青年學生，陷了絕境，豈有不管之理；你儘放心，我自有辦法！」約翰感激涕零，不覺跪下。

從此藍先生果然處處照料約翰，約翰沒有錢，藍先生摸出來用，又不許約翰記賬，約翰覺得比父母都好；想報答他，但既沒有錢，又沒有本領，只好記在心上。後來到了美國，就住在藍先生寓裏，由藍先生墊款送他進學校；到那一萬元匯來，藍先生說代他經營着，約翰要零用，向藍先生要，藍先生總三元五元地給，叮囑他在求學時代要節省，不可學別人浪用，約翰自然唯唯領教。三五月後，常和別個留學生談，知道，在美國讀書，一個人的費用，兩千元是儘夠的；想想和藍先生算賬，但又無賬可算。

本來，他寫家信是只會寫本國字的，藍先生說：「學生寫信回家，不管人識不

識，應該寫外國字：一則表示學問淵博，二則也替學生界全體掙個體面。」約翰覺得不差，但又不會，只好托藍先生代寫：藍先生精通英文，自然寫得出信來，不然，那位英文夜校校長，又何必翻譯時要找字典呢。

藍先生寫完了信，也讀一遍給約翰聽，約翰半明不白的點頭，却並不知信裏寫着箇甚麼？有時，家裏來信，藍先生也代拆了，只將信裏的話，口說給約翰聽，說：「凡是在外讀書的，不宜多讀家信，因為信裏那些惜別懷人的話，難免讀了要分心。」

約翰在中學畢業了，想進大學，借此脫離了藍先生經濟上約束。那天是星期五，晚餐時，藍先生和他底外國夫人都在餐室裏，約翰說：「歐美人真是十分接受了自由幸福的，到中學畢業以後，一切都由本人自主，父母絕不能干涉他。」藍先生說：「不差，父母只負扶助子女養成生活獨立的責任，例如你底家裏每年寄一萬元來給你，不該再查詰你底用途。」約翰說：「自然，我不受父母的監督，但

也不願別人來監督。」藍先生說：「人不能脫離了社會，人底一切，應該受社會的監督。」約翰說：「社會是個虛位，就像人家設的靈位一般，其實並沒有這一回事。」藍先生急了，說：「不是靈位，是太歲。」約翰也急了說：「便有太歲，也只好在中國境內顯靈，在外國斷沒有；不然，何以上海有紅頭阿三處、鬼孫鬼子都不敢上門？」藍先生說：「可是，滿馬路在正月初五，鬧接財神呢！」約翰笑道：「他們儘化一串紙錠去接整千整萬金的財神，我可不該每年化一萬元養學欺經理員。」藍先生氣極了，將手裏的玻璃酒杯向地上攢個粉碎。約翰覺得說差了，只是對外國藍夫人看。

藍夫人見藍先生發怒，也含着怒意想，在婦女面前這樣，是最下流沒道德的事，便很嚴厲地操着美國話問藍先生。藍先生將情由說給了夫人聽，夫人點頭微笑，怒意全消；却自來和約翰說話，約翰知道外國人的話是不差的，何況是外國婦人，來不及般說了許多「是」字。這一席晚餐，藍夫人特添了幾味菜，開了一瓶

酒，約翰喜出望外，吃了個盡興。從此約翰依舊住在藍先生寓裏，在附近一個函授大學裏領講義讀書。

二老爺接到信，知道兒子已進了大學，先向錢櫃前揮了幾點淚，再買了付香燭當天磕了幾個頭；又請那位英文夜校校長照原信抄了一遍，向列代神主前燒化了；一面，囑咐用人，以後改稱自己做「老大人」。二太太說：「兒子是我養的，我呢？」二老大人笑道：「再加一個『老』字，你又不願意，我有甚麼法子想的？」二太太快快地沒言語了。那英文夜校校長最知趣，到明天送了一張黃紙寫的外國字的提塘捷報來，請二老大人懸掛在大廳正樑上，合城見了都羨慕，傳開去當盛事講。

校長又替老大人出主，送請帖開賀，親戚朋友來了一屋子；二大人另外收拾了一個官廳，招待本地官員，就請大人過來陪客。本區警察區官先到，又帶了四名警察來說：「我們負地方治安責任的，沒有禮可送，有四個警察送來充今天的門

了。」大大人接進了官廳去，待茶送烟袋；說：「舍姪只登得雲還沒有升天，却勞列憲親臨，很不敢當。」警官說：「這是合縣裏第一樁盛事，不是魁星照到了尊府，哪里有？」說時，外面傳縣裏教育科長來了；區官忙忙站起來，大大人說：「他是舍弟內舅家的姻親；」說着搶了出去，一窩蜂把那位教育科長擁了進來，升了坑，大大人和二大人都陪着喫茶，區官自坐在坑邊聽講話，科長說：「兄弟辦了十餘年學務，只造成了幾個識字的猴子，有今天這一局，也可以略慰寸心了。」二大人笑道：「猴子是一樣的，不過外國來的，總覺比中國的俊。」科長道：「這是講猴子，不是講令郎約翰先生；約翰先生是人間鸞鳳海底蛟龍。」二大人一聽，不覺樂得毛骨聳然。

科長說：「本來今天該早些來，因為新接到一件部文，縣尊沒有主意，拉住了我不放，商量了好久，才得出來，還是坐着縣尊轎子來，不然，哪有這樣快！」二大人忙出去叫賬房按名發五十文買大餅喫。大大人問：「部裏來了甚麼公文？」



科長說：「這話很長，論私情，那位教育總長，還是家伯的年姪，但公事上不能這樣說。」 大大人嘖嘖讚歎，說：「四海之中，六合之內，人人能如姻兄這般的公而忘私，天下老早太平了。」 科長將腿搖着，說：「那件公文也太奇；他們因為學堂裏的學生，太會鬧事，說這樣只是造成了許多革命黨；與其造革命黨，不如練兵；練了兵去打革命黨，和造革命黨來打自己，一利一弊，相差顯然；所以，按省按縣裁減教育經費三分之二充軍費，特地發這份公事下來，要限期實行。縣尊沒有了主意，我是在縣長前不客氣的，平日縣尊對我，是稱老夫子的，我便說：『學費是不可減的，兵又是該練的，只將教育經費減至三分之一，怕還不夠充軍費，不如全減了去，可大練其兵；至於教育經費，只要另抽一種特稅，為教育而加稅，難道人民能反對嗎？』 縣尊聽了，連對我作了兩個揖，決定這樣覆上去。」

二大人說：「教育是應該辦的，尤其是學費；老姻兄如其多加些稅，連留學經

費都籌足了，老姻兄真功德無量。」科長說：「我也這樣想，在有權有名日時，不加一個十足，問良心也對不起全縣子弟；但一切稅都瑣碎，鬧了一大堆，弄得錢不多，不值得，只有田畝的附加稅，是整片的，并且輪到出錢的，都是些富戶。」二大人聽了一呆，忙說：「這幾年水旱多，在種田的身上刮，似乎有些不忍。」科長說：「不！那是出在田主身上的，譬如你，每年爲全縣教育計，多出三五百元，如九牛一毛，一樣也是功德無量了。」二大人說：「我是很願意，但我不過替約翰守着這份家私罷了，他可不比我，回來時，也許有外國人替他出場。」科長冷笑道：「再看罷！行不行在縣尊。」

說着，外面一片聲喧，鬧將起來；大大人忙站起來問；一個當短差的人來說：「門口的警察和老太太鬧，老太太指他們是賊，他們不服，直鬧到茶廳上來了。」區官聽了着慌，忙站起來，說：「我去看來。」大大人也跟了出去，見四個警察在那里指手畫腳地罵。

## 第五回

那四個警察，一個是區官底舅爺，一個是姊夫，其餘兩個是縣署撥下的，是縣尊底同鄉。他們到了徐家，二大人叫端兩張長凳，一東一西，請他們打對坐着，他們心裏不滿意，舅爺說：「不看家姊面上，搗這賊窩做希爛；」姊夫說：「我也只礙着姑爺在裏面罷了。」不道舅爺嘴裏的那個賊字，傳到了二太太耳裏，二太太那時正陪着許多女客，如何不動氣。

有一位很會說話的女客說：「替賊看門，是警察的本等，他們今天來看門，就認錯這也是賊窩了。」二太太是個老實人，以為這女客和警察有關係，幫警察來罵，冷笑道：「今天到賊窩裏來的，卻沒說約翰會做賊，只說約翰會做洋翰林。」這位女客知道二太太是不配聽好話的，拉了拉並坐的女客底衣角，半高不低地湊在耳上說：「其實這里也太好說話，外國規矩，警察是不許隨便進門的，除非是犯了

罪。」二太太一聽，火冒起來，忙問「這是真的嗎？」女客裝作不見，接着說：「何況是此地，有洋翰林做兒子。」

二太太聽了，要不是穿了重裘，早把肚子氣裂了。喚進個當差的人來，說：「那四個穿了制服，罵人作賊的賊，快替我趕出去！我這裏沒有賊，用不着守門。」當差的遲疑了好久，不敢出去。那位女客笑着說：「他們那里敢傳這話，除非二大人自己去。」大家說不差，還有勸二太太不必如此認真的。二太太想，第一天在許多人面前做洋翰林的母親，如何便這樣容易說話？主意一定，便親自出來發揮了。

那幾個警察都自命為有來歷的，如何肯受範，兩邊一湊，便鬧成了。二大人和區官出去時，客人已圍成一個圈子，大家見這兩個主來，都讓開來，看他們進去。區官覺得這件事為難，向二大人請示；二大人也覺不好意思，向區官定辦法；合堂寂然，四個警察一路罵出去了，二太太也一路罵進屏風去，二大人和區官

對作了一個揖；都覺得有辦善後的必要，一個回區署，一個進內堂了。

大多數女人，氣往上湧的時候，咆哮不讓男子，但到氣一平時，總難免一哭；二太太雖是太太，却也未能免俗，一回到房裏，照例哭了。

二大人也覺滿懷不快樂，跟進了房，躺在榻上，拉住二太太乾手，歎息道：「你也不必哭，萬事都由兒子起，平常的兒子也罷，却是個將來的闊人；不然，教育科長何至認正了我要加田畝捐。」二太太攢脫了手，說：「化了多少錢，只買得一場罵，又沒罵便宜，這樣太太，我做怨了。」說時又流下淚來。

那時大人在官廳裏陪科長坐，見科長不走，想他莫非要吃了飯才走，自己不能作主，滿望二大人就出來，却再也不出來；急得頭上流出汗來。科長是個吸慣了紙烟的，摸出自己底空烟夾來，給大大人看，說：「這是外國貨，可惜裝不了多少，一吸就完，出門時覺得不便。」大大人沉吟道：「這個……舍弟是識貨的！」

科長覺得沒甚味，坐坐走了。接着也來了幾個客人，除開那個夜校校長以外，見兩大人懶懶似的，又踱出踱進不停，也都打個圈就走。

大家都懊悔白送了份賀禮，那些在學界裏的尤其肉麻心痛，說：徐老頭子不是朋友。有一天，是縣裏教育會開會，到了一半人，先自閒談着，提起徐約翰出洋事來。一個校長說：「我們學校裏也有外國文，其實何必到美國去。」一個視學員說：「聽說徐家這孩子已進了革命黨了。」校長說：「那怕未必，因為沒有證據。」視學員說：「好好有本國書不讀，却去做留學生：這就是個證據。」一個英文教員說：「不差，外國報上不說孫文到過美國嗎？凡是他到過的地方，這地方的人都會變成革命黨的。」一個國文教員說：「那比孔夫子都凶了，孔夫子一車兩馬周游列國，却只收弟子三千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。」校長說：「民國元年時，我在上海見過；他和我在四馬路奇芳隔了一張桌子喝茶。」英文教員說：「差了，奇芳是辛亥年關的。」校長紅了臉不說了。

視學員說：「你們講革命，我想起一件事來了，有一個北京朋友回來說，十刹海的同德乩壇，主壇的是孟子，有一次化了符，乩便照例走動起來，先寫了一首詩，句子是『北地春猶滯，西陵伎作圍，至今涇水上，有鶴未能歸，』一班人叩問大仙法諱，機上大書道：『試看第三句，便該識孤王姓名；』衆人不覺肅然起敬，問晏駕後起居。乩上說：『三十年殺人如麻，倒沒甚麼處分，只有先贊成革命後打南京江西等一案，大受責斥，罰作一百〇八年苦工；因為陽世雖無公道，陰間自有權衡，革命黨死者，在陰間已將森羅殿推倒，實現共和政治，所訂刑律的第一條，就是叛黨罪，我雖沒有入黨，却是個附和革命而成功的……』寫到這里，壇邊一個四十多歲的信士，嚇得暈倒在地，一陣烏亂，這位降壇的寫了一個斗大的『唉』字去了。」衆人聽了，又大發議論起來，校長說：「這是鬼話，閻王沒有這樣荒唐，連幾個革命黨都壓不住。」英文教員說，「天上却有上帝，地下哪里來閻王，別人都聽得，我們深通英文的是不信的。」

視學員說：「世上有沒有神仙，我不敢說，鬼是真的。簇新的一件事：前天光華照相館替一位女客照相，洗出片子來，背後竟站着一個華服少年：這不是鬼是甚麼？聽說那個女客，是再醮過的，多半是前夫顯靈。」英文教員說：「便是有鬼，也只是個靈魂；衣服是沒有靈魂的，怎地也照得出來？」

這時，有一個教育會裏的坐辦，笑着道：「你們都是胡猜，這件事我知道得最清楚。那個女客和我是遠房親戚，伊自和一個少年合照着，却向家人說，背後站了個鬼。」

校長歎息着說：「這是婦女教育不普及的結果，我們負教育責任的，應該在這些處注意；我原想辦一個女學校，內人又是暑期師範講習所畢業的，各位若有這意思，把這個責任交給內人，我和內人也義不容辭。」

國文教員說：「我第一個贊成這件事，但女學校裏最重要的是國文，聘請國文教員時，須慎重其事。」



英文教員說：「若只讀國文，又何必開女學校；我以爲在二十世紀中，英文是女子交際場中所不可少的。」

視學員道：「男女既不宜同學，男女教職員如何可同校？像你們這樣辦起

來，人家冰清玉潔的女兒，怎肯送進學堂來聽男女教員講書；這是一層。還有，我們不辦女學則已，要辦，須規模闊大一點，一個暑期講習畢業的做得校長，除開女說書的，誰願做教員；依我底意見，這校長一席，非請縣尊夫人不可。」

視學員這一席話，將座上幾個人底豪情勝概，打個乾淨。那個校長說：「縣尊夫人只可做名譽校長，在校裏辦事的，畢竟須學過師範的才行。」視學員勃然冷笑道：「縣尊夫人是名譽的，難道別人底夫人，都是不名譽的嗎？」國文教員說：「名譽者，乃擺樣之別名，非所論於品行道德也。」

正鬧得烏亂，裏面先走出個清俊小當差來，大家肅然起立，小當差的點了點頭，點了點人數，說「齊了」；自走了進去。衆人知道縣尊快出來了，靜悄悄地

坐着。英文教員將金絲眼鏡揩得晶亮，校長摸出開教育會議的通知書來讀，視學員探頭向玻璃窗裏望，國文教員想縣裏的當差比校裏的學生長得俊。猛可的聽得一陣人聲，門開處，縣尊踱了進來。

## 第六回

這位縣尊，姓包名志龍號繼圖，是個法律專家，又是文章名宿。他由前清進士館保送出洋，學習法律，畢業回來，却好革命軍起，黃紙上的功名，一齊無效，做了兩年律師，進過二個政黨，因為運動議員不成，心灰意懶，來屈就這知事一席。因為縣自治取消，司法獨立又名存實亡，所以算盤珠上，倒還不甚寂寞。

包縣尊的一切政績，自然夠「傳誦嘉獎」的資格；便是教育方針，也有個獨得之秘。他說：「各國表現一切計畫及成績時，不外乎統計；統計的骨幹，就是表冊；合縣的教育事業，只要在表冊上用一番斟酌的工夫，不怕不得優等的考成。」所以縣署裏對於所屬各校，雪片般飛下表格來，都須依限填寄。各學校有識得竅的，按期造報；包縣尊見了，就認為辦理認真；要不然，不是更換校長，便須核減學費。不上半年，大家明白了，同心合力地造起表來，也有只造表冊沒有校址

的，縣尊也一例歡迎。

包縣長底表冊政策一定，一班視學員覺得這事不妥，學了個代表出來，謁見縣長，請求取消。縣長接了進去，代表說明來意：「視學是親自到各校去視察的，國家既不惜公費，縣長又妙選人才，規定了這項人員，所得的報告，總比各校自行造報的，公平正確；視學員等爲綜核名實計，覺得分發表冊由各校自行填報一事，還有考慮餘地。」縣長聽了，笑說：「這也不差，待我再考慮！」

許多校長聽得了這消息，也學了個代表出來，謁見縣長，請求趕速實行，說：「視學員固然是本縣教育界的先進，然三天五天的視察，總不及負責任者積年累月的研究；況且公家財政困難，教育經濟有絀無贏，若表冊填發得完備，視學員儘可裁撤，只這一來，已節省公家財力不少了。」縣長聽了，也笑說：「這也不差，待我再考慮！」

縣長接受了兩方請求，將各人底話比證了一番，覺得都有道理；想道，誰說此

處人物委瑣，講的話儘過得去，若論口夷齊而心盜跖，直足與我鼎足而三哩。

表冊政策，才行得一年，果然得了上等的勞績；因為包縣長將這些表冊送進教育廳去，廳裏職員雖多，都是兼兩三個差的，沒有工夫來檢閱這些表冊，只有將一縣一縣送上來的教育案卷，分縣紮開，到考成時，比個誰多誰少罷了。有人造謠，說：「教育廳考覈各縣成績，是將表冊用天平磅過的，」這未免過甚，教育廳不過將表冊疊起來看誰高誰低罷了。

包縣長既得了上峯獎勵，自然越發認真辦理，以多為貴，全縣各市鄉學校的表冊，雪片也似般飛來；他來不及看，只是接來就疊，疊了就封。有一天，縣長夫人病了，醫生來開了張「天癸不至，狀似血虛陰陷，似宜節欲寧神滋陰補血……」的脈案，縣長忙中，也混進各校表冊裏，送到教育廳去了。可惜教育廳收到時，沒有拆封，不能發見這脈案；不然，送包縣長去，也免得他夫婦間一場慘劇。因為包夫人是個普門大士的信女，見脈案不知去向，知道自己命盡祿絕，索性絕食了。

包縣長遍尋不得這張脈案，指天誓日地對夫人說，是自己底粗忽，不是天心底示象，夫人才進了幾口稀飯。教育廳裏因幾次包縣長所辦學校成績獨多，想別縣縣長，總都是不注意教育的，商量要派個人出來查察一次，但一時沒有相當人物。因為在教育廳長左右的幾位親戚，資格相等，派了甲，總覺得對不住乙丙；不在左右的，這風聲一露出去，勢必打個稀爛；因此，只藏在心裏，不便發表。

却好，省長新送下一個人來，聽說是個江湖醫生，因替省長治好了面上雀斑，省長夫人樂極了，讚他比神仙還靈，要求給他一個差使，因為他是個落第秀才，是孔門弟子，所以薦給了教育廳。廳長在花廳裏接見之下，說：「正好有一件事要費老兄的心，不過，內人現也臥病着，若治得好，省視學一席，是老兄腰包裹的。」這位江湖醫生默然答應。廳長請他喫了頓飯，請他進去，還沒診夫人脈，就搖頭說：「這是不治之症，怕不能到秋天，」把夫人嚇得哭了。

廳長忙拉他出來問原委，他道：「死是沒有原委的，若有了原委，天下沒有死

人了。」廳長道：「醫者有割股之心，既蒙省憲介紹老兄來，還請想個方法。」

醫生正式道：「這是我差了，我只知省憲托兄弟來領一份本份的薪水，卻沒聽的委兄弟來視尊夫人底清恙。」廳長知道自己差了，忙請他坐了，自己提起筆來，填了份委任省視學的札子，雙手送給他道：「我們先了結了公事，再談私事罷。」

醫生看了一遍，將札子收在袋裏，向廳長唱了個肥啞，說：「不差，我們現在公事已了，可以談到私事了……尊夫人底病，本來是狠重的，幸而一切，都不甚妨害，只要每天吃一碗粥湯，過得一個月後，能吃到三碗飯，病就沒有了。」廳長問：「不要服藥嗎？」醫生道：「有藥吃些也不妨；但不吃也可；因為吃藥是沒味的事，我雖則行了三十多年的醫，卻沒寫過幾張藥方。」廳長道了幾個「不差……」，「兩人都沒話可說了。」

從此這位江湖醫生便搖身一變為省視學了。他做江湖醫生時，原是「雲遊散人」「五嶽老樵」等亂題別號的，現在做了官，補了缺，要用真姓名了，他忙向印

字店裏定了兩百張名片，上面，左角上寫着「江蘇全省視學員」七字；右角下寫着「湖北黃崗，原籍江蘇，寄居浙江」「字天聰，別號蝶庵，又號雲遊散人……」等的字樣；中間寫着姓名——顧東。名片送了來，他便起馬登程。坐的是一隻無錫快船。船頭上掛着兩盞「全省視學員顧」的燈籠，一陣鑼聲，拔鐵開船。

這一天到了一個小村落，天氣快黑了，便吩咐停船，帶着一個新收的當差上去散步。見這村落四面都是河道，中間一片水田，正是四月初時候，稻秧綠得像綠絲絨地毯一般，遠遠一簇人家，有幾縷炊烟在空中搖漾。顧視學想，可惜這一片風景，只給幾個種田的蠢奴占了。



## 第七回

顧視學一路散步着，看見人烟漸近，還有幾處呼雞叱犢聲，從夜色裏送來，想，怎地沒一個人來迎接，難道他們竟不知道河下泊了那麼一只官船，村裏來了那麼一個顯宦嗎？

正走着，不防才進村口，就有一只焦黃色的肥狗，豎起尾巴，直吠出來。顧視學嚇退了三步，喊一聲「噍！」那狗全不理會，一連幾聲狂吠，全村的狗，都似接到了咨文般，一齊趕出來，攢在顧視學前後左右。顧視學蹲在地上，急呼救命。

這時，柴門開處，一個老兒提着烟筒出來，先叱了一聲，許多狗搖頭擺尾，各還家去吃飯，老兒走上來向顧視學笑道：「日在地，星當戶，這是大家休息的時候，客官却從那裏來，和這些狗對壘？」顧視學站起來，說：「我是個官，是省

長和教育廳長的朋友，是公事路過，不道吃了不睜眼的狗的虧。」

老者道：「這些，鄉老兒都不懂，既來了，且請喝一杯茶去。」顧視學很高興，跟了老者走，轉過幾個稻堆，有一垛土泥牆，中間一扇白板門，半掩着，借着半半燈光，一半月光，見門裏一片場地，堆着許多田具，長的知道是水車，圓的知道是雜篩，還有許多不識的。老者引顧視學進了草堂，喚裏邊送出茶來，自請顧視學坐地。

顧視學問老者姓名，老者說：種田的人，做一天活一天，既不望流傳千古，也不致指名搜捕，只記得個姓罷了。顧視學聽了，記得動身前趕刻名片，不覺先流了一身冷汗。接着聞得屋裏一陣松枝香，老者自捧出一盃茶來，說：「鄉間沒甚麼敬客，只有幾片新鮮的茶葉，是城裏沒有的，且請喝一口罷。」顧視學並不經意，只點了點頭；意思裏，船上鮮酒肉快預備好了，與其在茅棚下喝茶，不如去官船裏喝酒，只是沒有那老頭兒送，怕破不得狗陣。

喝了口茶想走，老者却問：「客人說是做官，且問，怎地時就算做官？」顧視學這老頭兒可憐，連官是甚麼都不知道；正色答道：「官是官，不是平常人；官是往的衙門，喫的官俸；官出來時不走路，要在轎子裏由人抬；官自稱本官，稱人不名，只喚個『來！』字；人稱官老爺大人，自稱小的；官……，」顧視學正說得順口，老者忙說：「夠了，這許多故典，老夫記不得，客人只講句『官做的是甚麼事』就得了。」

顧視學沉吟着道：「官是不做事的，做了事還像個甚麼官？你認識孟子嗎？」老者點頭道：「却知道，但不認識。」顧視學歎息道：「我想你未必知道，不然，就應該知道『有大人之事，有小人之事……勞心者治人，勞力者治於人……』的話了；孟先生說的『大人』；就是大人老爺的『大人』，說的『小人』，就是『小的』了。」老者聽了，說：「據我想，成了親的是大人，沒有成親的是小人，解釋得還真地些。」顧視學不覺笑了。

又正色道：「像你這般，大概是村裏的頭等人才了，却還連大人都不懂，可見是個沒有教育的村落；村裏也沒有學堂嗎？」老者道：「學堂原有兩個，本年因爭學生，打了兩場，經人調停，現在併爲一個了。」

顧視學覺得很新鮮，問怎樣爭學生法。老者道：「東學堂裏的先生姓符，是外路人，有二十多個學生；西學堂裏的先生姓時，是本地人，只有七八個學生；時先生想了個辦法出來，對學生底父親說，『誰介紹一個新學生來，自己兒子的束修減少三分之一，介紹三個新學生，就可白讀。』因此一來，大家拚命替時先生拉學生，符先生那裡的學生，大半調到時先生那裏去了。符先生看看快要關門，急起來，邀了幾個種蕩田的客戶，將時先生打了幾次，村裏怕打人命官司；這才出來調停了。」

顧視學氣極了，說：「這簡直是下流混賬，把辦學堂富生意做，我便聞到縣裏時，教縣長來驅逐這兩個下流混賬，另委一個人來辦。」老者道：「謝謝，老漢

今天沒得罪客人，便是那幾隻狗，因客人沒向他們說明是官，吠一陣，也是無心之過，客人若動了氣，要請縣長派人下來，這村裏就該遭殃了。」

顧視學驚異道：「從前也派過有人嗎？」老者道：「却沒派過到這村裏來，可是隔五里路的村裏，來過一位自稱是大人の，袋裏常裝滿了自己底名片，見人便送一張；有幾個識字的知道是個甚麼省視學；他來時，天方靠黑，才走進村口，便被許多狗圍吠了一陣。幸而有個村裏的老輩，出來把狗圍解了，將這位視學大人搭救到屋裏……」

老者說着，顧視學起初很搥促，後來臉色發白，冷笑道：「以後不必說，我也知道了——那村裏老輩將視學大人搭救到了家裏，便請他喫茶，問他怎地就算得做官？視學大人就說『住的是衙門，喫的是官俸……』」

老者笑道：「不是，不是，我說的是那個混賬下流的視學，不是客人；客人是很和氣的，不過進村來時，和他有些相像罷了。」接着又說道：「請客人真打

歪，待老漢將村裏遺殃的事，詳細講給客人聽。

「那個視學大人到後，明天，去看一個甚麼鄉立的小學去，見一個教員帶了那些小學生在河邊，指着一個網魚的人，問學生：『那綫織成沉在河裏的是甚麼？』學生都說：『這是網』。又問：『網字是怎麼寫的？』學生不知道，都搖着頭；教員使用白粉筆在地上寫一個網字給他們看；又問：『他們結網的甚麼？線字又怎樣寫？……』」

「視學一見，怒髮衝冠，說：『這是對着學生頑，不是教書，教書是要教書的，現在大家手裏都沒有書，又教些甚麼？』說完立時走進學堂去，坐在客廳裏，喚人傳那個在河邊逗着學生頑的東西來見我。那個教員得了這呼喚，却不怕，昂然上去，背後跟着一班學生，都要看先生的熱鬧。視學見擁了許多人進來，越高興，指着那教員道：『你教的是甚麼書？吃的是誰的飯？受的是誰的管轄？』」

「教員說：『這個，我都不知道，我只知道學生要的是甚麼，我便給他們些甚

麼。」視學大人道：『大概學生要的是「河邊看捉魚」，所以即便給他們一個「河邊看捉魚。」』教員笑道：『今天確是這樣，但不是天天這樣的；昨天，他們問「飯是怎樣燒的？」我便在廚房裏上了兩點鐘的課；前天，一個乞丐餓死在村中，我便帶他們在死乞丐身邊上了兩點鐘課；大前天，村裏突然來了一隻瘋狗，張口就咬人，我便將瘋狗做教材，上了兩點鐘的課；……慚愧得狠，學生們依此倒也識字明理了不少，可是沒上到十次的講堂。』

「視學大人，詫異極了，問，『你講的是些甚麼？』」教員笑道：『這個，說了，足下也未必懂。』視學大人大怒道：『放……』教員笑嘻嘻地招一個小學生上來，教他從懷裏摸出一本小冊子，隨便翻出一頁來，問這位視學大人。小學生噙着嘴道：『狗爲甚麼要發瘋？瘋狗的病根在哪里？給瘋狗咬的用甚麼方法治療？……』視學大人一陣陣紅漲出臉來，搖頭說：『我不是狗醫，不知道這些；便知道了，有甚麼用？』教員和學生一齊大笑起來。

「視學因受了那一場窘，還去後，便另派一個人來辦學堂。這人來了，第一件事，就借學堂來設烟榻賣鴉片，後來就在烟榻上武斷鄉曲，惹事斂錢，村裏被他鬧得雞犬不甯，却因他是縣裏派來的，不敢出口大氣。直待他一場瘟病，伸直脚死了，才放了村裏的命。」

顧視學覺得這一來沒趣，立起身來要走，請老者陪上船去。老者說，這個自然。點起一個燈籠火來。顧視學見燈籠上映着「瘟部大堂」四字，問：「這是哪裏來的燈籠？有這樣的關官銜。」老者笑道：「這位關官，就在村裏，離這屋不過三十步路。」顧視學着驚起來，道：「那麼，你爲甚麼不早些說？我雖是個過路的，依行先拜坐的官規，我總得走一遭。」

老者這時，已將燈籠點上了火，笑道：「要去拜他也行，但他是不肯白見客的，客人要見他須先預備一個禮。」顧視學道：「他最多是一個在籍顯宦，哪裏便能定出納錢見客的規例來？」老者笑道：「他是現任的，怎說是在籍起來；你



見他時，他還排着全副執事，高坐堂皇哩！」

## 第八回

老者把顧視學儘量玩了一回，才對他說明「瘟部大堂」是個陰司裏的瘟官，不是人間的閻佬；提了燈籠，送顧視學上船。顧視學到明天開船，一路都有酒席吃喝，有教育界恭維。船家總是鳴鑼擱船，燒香起柁，浩浩蕩蕩，打了個大圈子，還進省城。

船進城門，轉一大灣，就是一條沿城的小河。河的一邊，靠着城牆，河的另一邊，原來都是民房，現在已變成桑田。顧視學站在船頭上催船家快搖，船家不敢怠慢，將橈在河裏亂划，猛可地一聲響，船底給河底攔住了。顧視學很詫異，向船家道：「前兒，出城時，河身很深，怎地今天攔了？」船家道：「河身並沒有以前淺，只是船身重了；莫說別的，就是各村裏送下來的白米醃肉，已裝足了船頭船尾，恐怕也有三五十担哩。」顧視學恍然大悟，懊悔收了許多笨貨，沒教他

們折了些輕便容易攜帶的現錢。

顧視學見船家滿頭汗淋，只是撐不動船分毫，焦急起來，罵道：「你們這些吃了飯不長力的，怎地不替我撐上去？」船家抹着汗說道：「老爺，這不是我們沒有力，是滿船的東西作怪，譬如貪嘴的，沒命撐了一頓飯，自然要肚痛了。」

顧視學認是船家有意奚落，氣極了，將雙腳在船板上蹂得怪響，罵道：「你們這些混賬，倒會罵老爺；看泊了岸，送到縣裏去，辦你們一個見財起意謀害不成的罪名，押三個月一個。」船家聽了，大吃一驚，各自放下了篙和櫓，蹲着道：「老爺這一來，不是要了我們的命？一泊岸便要押起來，好得現在還沒有泊岸，我們怕押，且由這船攔三五天，待老爺息了怒再撐罷！」說着將櫓拉起，將篙插定，聚在梢上，洗脚，喝茶，淘米，燒飯。那天色漸漸黑下來，顧視學在艙裏看見遠遠的燈光，一點點向自己爛燦，又急又恨又懊悔，想要求告船家幾句，却又怕失了體面，只是向自己那個當差說：「你去調停了吧！」

好容易，由那當差的說了許多好說話：「大家是做這一齣生意罷了，你們在這兩月裏櫃板沒有乾，到一處舟人犒賞以外，還有酒肉送下船來，你們想，不是靠着學差的福，那裏有這些？一好兩好，花有根，水有源，你們也得放明白些！至於送縣辦罪，不過是一句話，老爺們在發脾氣時，是說慣了，那裏便能當真！」

真是個得力的當差，那些船家，給他說活了心，重行動手，把一個不關人類痛癢的船底，從磚錄上撞了出來，一陣鏗聲，在視學寓前泊定。有許多鄉鄰，圍攏來看熱鬧，顧視學上了岸，從人叢裏衝開一條大路，踏進門去，視學夫人已帶了一個新買的丫頭接了出來；第一句話，就說：「船裏有多少東西？家裏的人不夠，你趕快去喚挑夫。」顧視學倒有些難爲情，低聲道：「你莫忙，船在河頭，不怕他逃的。」一壁說，一壁看視學夫人的肚腹，覺得比動身時大了。

這一夜，夫婦二人將船裏運上來的東西，整收拾了一夜。夫人主張將貴重的東西多檢幾件出送給省長和教育廳長，顧視學起初也贊成，後來一想，忙說不行，

只將四瓶茶葉兩袋蕎麥粉分作兩份禮。

夫人氣得發笑道：「這只合給送隔壁的拆字王先生，省長和廳長，都是上司，又是親手培植了你的，送這些去，怕不被直擲出衙門來？」顧視學笑道：「這個你那里懂！越上司，培植了我的，越不可多送。我們做的都是國家的，視學雖小，是負了風化責任的，那砥礪清操的模範，不從我們樹起，還希望誰。兩瓶茶葉，一袋蕎麥，在我既贈不傷雅，在彼亦受不損廉，這正是讀書官的真學問，你哪里懂得！」夫人映着嘴道：「既這樣時，這一屋子的東西，爲甚不退回各地方去？在衆人面前，你儘搗鬼，在我面前，其實不必呀！」顧視學並不理伊，却含笑仰天道：「行經行權，只有我輩，才無施不可。」

夫人見他執意要這樣，樂得留那些貴重的東西給自己，便要收拾到箱籠裏去，顧視學忙道：「且慢，送省長廳長用不着，送幕僚號房貼身親信等是非此不可的。請你替我包紮起來，一份省公署的小舅太爺，一份教育廳會計科長，一份張家灣的

洪寓，……一共七份，不可少了一份。」

夫人也是個聰明人，不聰明如何想得到送重禮給省長廳長？伊見顧視學這樣分配，先自理會了八九，只對張家灣洪寓這一份，却起了疑慮，很緊張地問：「張家灣是哪里？洪寓又是誰？這個……我要問了才送。」顧視學笑道：「你真是蠢的，我怕了你查究，我何苦經你底手；我不會先自叫人送去了？我不會藏起幾件來竟自送去了？却這樣堂堂皇皇的，放心罷！這一處禮，比會計科長還要緊，却與你絕不相干。」

夫人笑道：「這也是讀書人的真工夫嗎？」顧視學道：「自然，孟子因為沒送一份禮給藏倉，就失了一個行仁義之道的機會。」

到明天，顧視學先把送會計科長等的重禮親自送去了，再回來，換了一身青布袍褂，自帶着茶葉蕎麥，先到教育廳長公署。教育廳長正看着太上感應篇，號房來通報，那個報上滿載着廉潔可風的顧老爺回來了，說時，遞上一張名片來，是濟

別人的名片，糊了層白紙寫的。廳長聽了，嘴裏說一聲請，依舊將感應篇讀着，直待顧視學進了門，才手握書站起身來。顧視學也是個乖覺的，忙說：「莫便間斷了廳長清課，視學員每日早起，也須讀四五頁才起床的；這種關於立身行道的書，在空肚時讀，最能明心見性。」

廳長見他手裏提着手帕子包兒，心裏一動，忙把感應篇擱起，讓顧視學坐。

顧視學不卽解開手帕來，先報告了這一次視學狀況，下了一個很公道的批評，說：「統查各屬學校，各校長熱心辦學的固然不少，因循苟且的所在多有。」廳長聽了，點頭道：「不是老兄去，哪里能觀察得這樣周到；坐了，我們談天罷！」

顧視學得到了獎勵，纔恭而敬之將手帕解開；教育廳長眼看他解開手帕，鼻子裏微聞一股花露水香，不覺聳肩微笑，面上紅了起來；顧視學也聞着了，忙將手帕擡在懷裏；歛容道：「平生無他學問，只知己之感與律身之嚴兩點，耿耿未忘，這茶葉蕎麥，無異蘋蘊藻之，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的，特地帶了來，立個廉吏問饋

遠的模範。」

教育廳長看了一遍，將一瓶茶葉搖了幾搖，很隨便的道：「其實我倒用不着這些東西，但既帶了，且領這個情罷。」說着，喚過一個當差來，喚備膳留顧老爺吃飯；又對當差的使了個眼色，說：「顧老爺不是別人，要備甲等的飯出來。」顧視學聽了，很歡喜，以爲甲等的必定是席極豐富的便飯了。兩人坐着沒事，談些感應篇上的故事，很覺得志同道合。不多一刻，當差便來調開桌椅，却只安了一付杯筷，接着便端出個盤來。

顧視學看盤裏時，見有一大壺酒，一大碗青菜，一碟豆腐，心裏不覺一楞。教育廳長站起身來道：「不敢多備魚肉，玷及清操，只這兩樣，還不甚失蔬食風味，」說着，自將椅子挪近了些，說：「我是喫過了的，我們談天罷！」

顧視學只好謙讓幾句話入座，當差斟着酒，顧視學先喝了口酒，覺得酸了；先喫了些菜，覺得淡了；然而並不敢縮眉，只好嘖嘖讚美。教育廳長說：「殺生是



最大的孽，」替願視學斟上一杯；又說：「何況喫了牛肉，就會像牛，喫了豬肉，就會像豬，」替願視學又斟了一杯；又說：「中國人因為愛喫蝦，所以一個個的腰彎了，」——又替願視學斟了一杯；又說：「所以我只是吃素，吃了素，自然能『素富貴行乎富貴，素貧賤行乎貧賤了。』」——替願視學斟了一杯；直逼得願視學嘔裏酸一陣淡一陣，幾乎要哭了討饒。

願視學繃了眉笑，笑了又繃眉；教育廳長說了又斟，斟了又說；正相持着，幸而從屋子後面，送出一股魚豬油的香味來，引起他們兩入底注意。

願視學想，衙門深遠，別人家廚房裏的香味，總飛不到此地來；然而這斷不是青菜豆腐的香味啊！

教育廳長想，那廚子太糊塗，太太也失了檢點，怎地大烹大煮起來？

經過了一晌靜默，願視學摩着胸口道：「葷菜鱸魚，這次給卑職領略到了，真不錯，莫怪張總要因此丟官。」教育廳長喉間咽了些唾，笑說：「爲葷菜鱸魚去

官的不是張繼，是張季鷹。」顧視學正容道：「卑職在一部書上見過，張繼的號是季鷹，他從晉朝辭官回吳江，過蘇州時，做了『姑蘇城外寒山寺……』一首詩，名聲便傳遍江南。」教育廳長沒法駁回，只搖着腿沉吟。

顧視學覺得自己底話說對了，很得意，將兩手摩着肚皮。廳長提起酒壺，「說：一簞食，一瓢飲，是儒者的本色；現在食既不止一簞，飲怎還沒有完一瓢，老兄太客氣了。」顧視學縐着眉頭笑道：「那飲字是飲水之飲，不是飲酒之飲，如其飲的是酒，那位顏淵先生也太沉湎荒唐了。」廳長道：「今日是在酒言酒，莫管是顏先生顧先生！」說着又斟了一滿杯。

顧視學這一頓盛筵，真領得焦頭爛額，直弄到拉開喉嚨，一齊吐了出來，伏在桌上發牛吼，教育廳長才撫掌大笑，自到裏面去肥甘自奉。

顧視學勉強醒後，狼狽回家，夫人接着，知道是在教育廳裏喝醉的，很高興泡酸梅湯給他喝，又扶他睡着，替他搥腿，以為這是一次榮耀的大醉。

## 第九回

教育廳長蔣願視學玩了個暢快，回進裏面，有肥魚嫩肉，怡然自酌。正半酣，外面送進一件公事，是教育部的訓令。廳長一壁吃酒，一壁讀着：

據部視學洪殿元呈稱。竊教育與人心世道相關，學校爲作育人才之地。國家籌款興學，擘畫至周，原期端品砥行。共襄盛治。乃有文化圖書館編刊之衛生教科書，其第十一十二兩課，竟以男女下體之機能，列爲師生授受之課；其爲導淫敗俗，言之實堪痛恨。伏念青年學生，志趣未定，值此少時戒色之期，宜施正身修心之教，該書局意在賈利，率爾成書，直欲決墜道之防，恣一時之快意，若不嚴懲，曷禁效尤，請卽飭下各省禁用該教科書，並嚴令該書局所在長官，將該局查封，以塞亂源而維風化——等因。據此，除令下該局所在地方官廳查封法究外，特通令各省，將該書一體查禁以端學風，此令！

教育廳長讀完了，喚一聲「來！」就有一個當差的上來，廳長在酒杯邊批了「通飭各縣」四字，便送了秘書處去。

自然沒有幾天，便行文遍了各縣，可是沒隔一個月，報上發見了一個大廣告！就是文化書局登的，標題和全文是：

「教育部審定衛生教科書，」下面載着教育部的批語是「材料美備，編制妥洽」八字。教育廳長本來是只看廣告的，所以他比別人先發見，想：這甚麼話？才通令禁止了一月，却又審定了，或許已經改正的。總算他細心，差人向書坊店裏買了一份來，翻開第十一第十二兩課，怪哉！竟是一字沒改過的原文。

教育廳長，爲這件事狐疑了好久，總想不出個原因來；正好，省教育會裏來了一封公函，說明衛生教科書業經由部檢定，請飭屬一體採用。教育廳長想，好！你們鬧把戲，將我來做傀儡，天下沒有這便宜事。立刻喚過一位秘書來，如此這般，說與密計；秘書連說遵命。隔兩三日，全省的報紙上，同時同樣，登出一段

新聞來。

那條新聞裏，大概是說：「本省教育廳長查得文化書局所出衛生教科書，前經教育部令禁在案，近見該書局所登廣告，言此書已經部檢定，顯見中間尚有曲折，聞將調驗此書內容，再行呈部核定云。」

這一條小小新聞發見後，第一着急的就是那個文化書局，立時將教育部批准原文，鑄成銅版，遍登各報；一面派人向教育廳長疏通。

教育廳長見有人來疏通，很高興，後來知道來疏通的是前清翰林名滿南北的何曉林何老先生，心裏不覺一驚，想，這個人可難纏，倒要防備着；因為何老先生前十二三年當近思書院山長時，教育廳長還應過月課領過花紅的呢。教育廳長躊躇了一回，決計不待他來，先行下手，給他個測不及防。主意定了，便發請帖去，請何老先生來署吃飯。

何老先生歡然光降，才飲一巡茶，何老先生蹣起了腿，正容作色道：「我們是

師生，不必客氣，我是爲文化書局來的，賢契！你做了十年官，官場慣例，只好向別人說不懂；敢問今天這一席，是請近思書院山長吃飯，還是請文化書局代表吃飯，說明了，好談天。」

教育廳長聽了一呆，囁嚅着道：「自然請老師吃飯，但也和文化書局有些關係。」何老先生將手向膝上一拍，道：「對啊！我們講正經話罷：二十年老名士，到今朝才寫賄字第一號收據，我底拙見，覺得與其零碎敲訛，不如看準機會，燒個路頭，以後便洗洗手快活一生。洪殿元底呈文是我做的，教育部底檢定是我運動出來的，現在事情輪到賢契頭上了，該怎樣辦？請賢契說！」

教育廳長沉吟道：「門生却已預算着賄字第末號的收條在袋裏了；既是老師來說了，最好我們合出一張收條。」

何老先生正色道：「這個，不能，文化書局只送了兩萬元給我，在北京爲此事送幾分禮，已去了一萬二，只留下八千，老拙是收定的了。賢契！你若不便通

融，我這里有件東西奉送，算個二十年師生紀念。」說着，從袋裏摸了一張紙出來交給廳長。

廳長接來看時，心裏暗暗佩服。那紙是張謝帖兒，上面寫着：

「不孝孤哀子何小林泣血稽顙……奉遺命領謝贖儀八千元」

原來，這是何老先生的新發明，他說：「與其死後收人禮敬白給兒子受用，不如生前先收了這筆款子自己得些實惠。」這個新發明是他從「別人家兒子濫出借票，待父親天年後本利全還」這一點上研究出來的。這項謝帖，何老先生是印現成了的，這次也檢了一張出來，當面送出。在廳長看了，難免咄咄呼怪了。

當何老先生印刷這項代兒子泣血稽顙的謝帖時，小何先生見了，很不高興，但又不敢反對；到晚上，把這事說給何夫人聽了，恨恨地道：「老爺沒掙甚麼下來，却自預支了喪費去，未免太冷做兒子的灰心。」

何少夫人是個很賢明的，聽了笑道：「他代得他底兒子出謝帖，你也代得你底

兒子出謝帖，這怕甚麼！怕的是，他是個前清翰林，你還沒在中學堂畢業，他借兒子出謝帖有用，你借兒子出謝帖時就沒用呢。」

小何先生聽了，不覺毛骨悚然，自慚形穢，把一肚子怨恨，化爲烏有。少夫人知道丈夫是個有志氣的，覺得自己底話說得太重了，忙細意熨貼地安慰他道：「你比老爺原聰明，只少用些功罷了；若能從此努力，便沒有翰林做，少不得也須給你個學士碩士頭銜，還怕甚麼？」

少夫人這一席話，把小何先生喚了回來，從此，小何先生很用功，連何老先生都覺他已發憤讀書了。

教育廳長原是個很講禮節的，覺得上有教育部下有老師，在這個題目上，做不出何等妙文，樂得接了何老先生謝帖，將這事含糊發付；但心眼裏總往來看「文化書局」四字，雖沒有刻木偶當箭梁，却時常和一班幕友們提起。久而久之，他對於書局，研究得了三個結論：



一 中國人應該讀中國書，譯出來的是同外國人立言，採用外國學說編著的尤其是以夷亂夏；

二 外國書坊裏，並沒華裝印外國字的書籍，中國書坊何苦將中國字的書改訂洋裝；

三 如其總書局是開通民智的，便不該將書買錢，凡將書買錢的，都與開通民智無關；

他定了這三個結論後，逢人說着，漸漸曉得的人多了，省裏那些販賣新書店，一齊恐慌起來；以爲「此人不去，店不得安，」希望他早些升官。

## 第十回

真的，那個教育廳，不久就升了官。升官的原因，說來話長。有一位本省大紳士，姓章號寶沉的，是前清榜眼，有三十餘處店業，三五萬畝低田，是全省巨富。但他因為沒有中狀元，心裏很懊惱，立誓不做皇帝，便做總統，斷不肯在中國，坐第二把交椅。在前清時，因為自己從童生起，一直做到天子門生，讀的是網常名教的書，吃的是網常名教的飯，一片雄心，發展不得，所以沒載一笑傾城的西施，却先做了三致千金的范蠡。到辛亥年革命黨起事，中華民國成立，他想，從此好禽飛魚躍，一拘一格了。但自己是個科舉中人，覺得不甚時髦，須先謀得一條插足進身之路，才有總統可做。幾經研究，得了一個稱心適意的計畫，召集了許多自店裏的掌櫃，自田裏的大戶，高唱起「教育建國」來。

這時，滿清才倒，「革命」兩字，時髦之極，實沉雖常對人說：「革命」本來

是中國土產，經書裏面常見的字，『湯武革命，順乎天而應乎人，』是我三十年前讀得爛熟的；」但畢竟因自己是個榜眼，有些心虛，打諢着要結識幾個革命黨做保鏢。不多幾時，經人介紹，結識了徐煥文，請到家裏去，膏粱文繡，待爲上賓。

徐煥文原是個小學教員，因爲蘇報案裏有了個姓名，且經兩江總督親手提起硃筆來點過一點，所以取得了榜眼上賓資格。他們兩人相與了一兩個月，真有劉先主與諸葛武侯如魚得水之樂。而且這位武侯，一得知己，將那些山林隱逸崔州平石廣元之流，一一薦引了出來；他們都是議論生風經給蓋世的人，這樣德星一聚，雖沒有上應天文，却已成東南一局。有一次實沉邀集了這班名士，在自己花園裏飲酒言志，竟來了三十餘人；一個個氣概軒昂衣冠齊整。先在園裏各處逛了一周，後來又攝了個影。大家商量要替這張攝影起個名目；有說：「春園醜集團」的，有說：「蘭亭第二圖」的，各自發揮着妙才。

實沉聽了這許多圖名，只是拈鬚微笑。名士們知道此老胸中，別有寄託，這

一集的命名，非此老自定不可；大家齊聲道：「『賓有禮，主則釋之』，我們還是請實老題幾個字罷。」實沉不慌不忙，拿過一枝筆來，提起便寫了「東山再起圖」五字，衆人攢圍着看着讀着，不覺一齊鼓掌讚歎。

實沉擲筆歎道：「僕雖不敢自况安石，當甲午之役，追隨翁六先生之後，力持清議，原想一鼓克敵，還我一個『萬國衣冠拜冕旒』的局面；不料，外無衛青霍去病，內有秦檜張邦昌，吾謀不成，慨然引去，想從此槁臥山林，不問政治了。現在既承諸兄雅意，不獲已只得再走一遭；這『東山再出』四字，在老夫真有不少感慨哩。」衆人也齊聲歎息，獨有一位，側着頭沉吟道：「我記得那時，帶兵的只有衛汝貴，沒有衛青，議和的只有張蔭桓，沒有張邦昌，實老恐怕記錯了。」

實沉看了這人一眼，捻鬚回天。衆人中有許多博覽羣書的，便跟着撫掌清笑。實沉便拉衆人入了席。這一天的酒席擺在一個敞廳裏，衆人進了敞廳，見中間有一個橫額，黃楊地綠字，寫着「梅影蘭魂之室」六字。廳前，有兩三畝大

小，滿栽着梅樹，廊下一溜排着二三十盆蘭花，這時正好梅漸成蔭，蘭初弄蕊，綠沉沉地圍住了這幾席酒筵。衆人先不絕喝起采來。

實沉讓衆人入座後，先勸了幾杯，那位只認得衛汝貴張蔭桓的，提議道：「如此雅集，不可無詩，我們莫只管吃喝，掩沒了名士風流，」有幾位會做詩的名士，齊聲贊成，便請實沉命題分詠。實沉笑道：「且吃了三杯再說，」說時，一個人帶了個泥腿淚眼的人進來，才到實沉面前，便雙膝跪下。實沉慌忙離席，扶他起來，說：「阿狗弟，你遭了甚麼不幸事了？」快說，快說。」那阿狗磕了三個頭，說：「家裏六個人，病倒了七個，現在想請外國醫生去，來向老大人借幾個錢。」

實沉歎息道：「可憐的窮朋友，你做甚麼不早些來向我說？直待今天，你要請外國醫生，我這里有現成的，你取我一個名片去，莫說七個病人，就是一百個病人，他也只好看。還有，既一家病了，飯要飯錢，藥要藥錢，我袋裏現成的，你

且先去用着，不夠時，再來吧！」說着，摸出一疊鈔票來，交與那人，那人謝着出去。同席這些名士們見了，心裏暗暗高興，一齊讚美實沉的慈惠。

實沉笑道：「別人總因我化錢太散漫，怕我做不到幾年善人，自己便會窮個精光；我只不信這種話，真會營殖的，貧富斷不在這些佈施人的小費上，只要有一宗賣實，操了勝算，三五天裏的贏餘，拾十年佈施還用不完呢。」衆人齊聲道：「『取有餘以補不給，』便古聖王也不過占此一着罷了。」

這一件事過去，大家重回到本題，請實沉首唱。實沉不慌不忙，從懷中摸一張紙來，說：「詩雖沒有，却有一句話在此，請各位斟酌罷：」

衆人肅然接了過來，三十幾個名士頭，攢在一處，六十幾通鼻管，一呼一吸，將那張紙吹得一上一落。捧着紙的就是那位煥文先生，他讀着，衆人和着，原來一篇駢文的振興實業教育的宣言，中間有幾句道：

「……西望孟乞斯端，東顧野克哈馬。均賴愛豆凱輿之文明，造成音特可脫

之盛況，……翳吾中國，既爲四千年文化先進之邦，應作億萬年長治久安之計！地利則沃野千里，人才則援筆萬言……苟能宏庠序之規模，允足立工商之基礎……」

大家看了，都佩服到五體投地。有幾位名士，不知道孟乞斯湍等是甚麼意義，讀了白句，煥文便一一說明了，越顯得實沉非特博覽古今，並且旁通中外。自然，不待實沉催促，紛紛在紙尾上簽了姓名。實沉見簽完了名，欣然舉起杯來，朗朗地說道：「今天這一會，上關國家，下迨民庶，且請各位乾此一杯吧！」衆人喉嚨裏渴着，自然一飲而乾，將酒杯底照到了實沉面上。

吃乾了這一杯酒，才大家入座，商量起提倡實業教育的辦法來。徐煥文道：「我們既要提倡實業教育，應該先就我們這幾個人組織出一個會來，擬定一份章程，成立一個會所，這才可以招收會員，號召全國。」衆人都鼓掌贊成，接着就有人擬起會名來；有說應該稱「實業教育會」的，有說應該稱「教育實業聯合會」

的，有說應該稱「富國育才會」的，議論紛紛，莫衷一是。實沉蹙着鬚問煥文微笑，煥文道：「據我想，字數太多了，稱呼累墜，太少了又包刮不到教育實業兩件大事，不如稱『教業會』，既採了教育的教字，又採了實業的業字。」實沉不待他說完，先已點頭讚美；衆人見實沉讚美，自然一致贊成。占有長歷史的「教業會」，從此就在杯酒間產生了。接着就討論到擬定章程，實沉道：「這不必討論，只須託煥文去擬定就得了。」這一點，衆人覺得不大滿意，但又不便駁實沉，到底再推了一位方敦甫出來，和煥文共同起草。

先把切身大事議定，然後飲酒說笑，酒過七八杯，大家有了一二分酒意，素來知道實沉家有一班美貌青年的男伶，很想領教一次，却又不便開口。方敦甫是新選定的「教業會」起草員，自覺前程遠大，不便提及優伶；徐煥文自是章實沉一人之交，如其實沉高興，自不妨欣然附和，否則也未便發言；獨有一個粗眉細眼肥頭多鬚的李九洲狂笑而起道：「這悶酒在別處吃也可，在實老家吃却不可，有好



的，請幾個出來吧！」

衆人見他開了頭，臉上一齊呈了活色。實沉微笑點頭，叫當差的把電燈全開了，滿屋子裏如繁星耀采皓月騰輝。那當差是最識竅的，知道那話兒要來了，向爐裏熱了妙香，向窗前下了繡幔，向席上斟了熱酒，向實沉座旁添了兩個錯繡堆花的坐位。

衆人這時，知道不久就要進仙鄉，見仙人，聽仙曲了，都肅然不語，有幾個還正襟危坐，先打起「實老席上聞歌而作」的腹稿來了。四邊寂靜雞犬無聲了好久，漸聞遠處笑語聲，三十餘對眼睛，從窗櫺底下射出去，見花邊月底，有兩盞紅燈，擁着一雙美少，迤迤邐邐地行近前來。實沉先看見，笑着說：「來的就是維揚李小……玲……」衆人不約而天的旋地轉地站了起來，各自拉着隔座的衣襟。一煞時，紅燈到，玉人臨，歡聲起，合坐昏，一陣鴉鳴雀噪，座中已添了兩位佳人。

衆人這時，盡力想搜索幾句話來，再也沒有，只是掛了一張笑臉，搬筷弄盞，咳嗽吐痰。獨有狂客李九洲，排衆而起，向坐在實沉左邊下的少年肩頭一拍，笑道：「這不是名滿宇宙的李小玲？眼中顏色，天外情懷，我李九洲今天要覓個狂醉了。」那少年側身一笑，實沉冷然道：「這是兒子公拙，怎地沒禮儀，不先請各位世伯的安？」

李九洲飛紅了那張大臉，一條拍公拙的肩膀，不覺僵了下來。衆人在這時，一齊站起來，重向公拙行禮；公拙若有若無地鞠了躬。實沉笑道：「他是個孩子，各位莫理他，我們喝了酒，聽小玲的曲子。」這時李九洲已掩旗息鼓回到自己座上了。

徐煥文和李小玲寒暄了幾句，笑向實沉道：「論文才，我們提筆做起來，恐怕還考不過小玲兄，我們這教業會裏，還該請他入會。」衆人一致贊成。小玲欠身謙遜不遑，說：「兒家是甚麼人，徐老爺算稱起兄來，這不要折殺了兒家。」李

九洲因爲先前太鹵莽了要將功贖罪，忙笑道：「在這府裏的，便是哈叭狗兒，我們也該稱他一聲兄，何況是玲兒；」座間一齊大笑。實沉道：「兄呢，他是不受的，我們還是稱他一聲『小友』吧。」徐煥文鼓掌道：「小友兩字，雅淨妥貼，是殿試卷中夾圈文字。」

衆人笑道：「我們稱玲兒爲小友，不消說，玲兒要稱我們爲老友了。」方敦甫道：「老友之老，非老小之老，乃老相好之老，這個，恐怕只有實老還配，我們還沒有這資格：」說着，自己笑了。

接着小玲兒起來斟了一巡酒，免除俗套，把當筵唱曲，改做對客揮毫，畫了一張「東山再起圖，」是煥文展紙，磨墨，實沉題語，其他只是狂贊狂喝，直鬧到天旋地轉獸走禽飛，才結束了這場雅集。

從此以後，東南人文中，有了這教業會，但入會的總不踴躍，他們便着急起來。有一天，實沉和煥文提起這事，要煥文想個辦法。煥文道：「前清入關

時，那些讀書人原不贊成的，然而一開博學鴻詞科，許多江湖上死不完的遺老，都登了新朝仕籍，可見科舉是有妙用的；我們現在雖不能開科取士，何妨辦個學堂。」實沉不懂他底話，煥文笑道：「我們要辦的學堂，是掇取科舉精義來辦的，不用科舉之名，而收科舉之效，我們又何樂而不爲；不過，不和省中大吏，打通成一路，辦了也未必有效；我想，還須你老人家親自上省一行。」實沉道：「你底意思，我也懂，但你有把握沒有？」煥文慨然說：「這是我二十年來閱歷有得之言，不是遇見你，我還不願意說哩！」

## 第十一回

徐煥文的計畫是要辦一個兩級師範學校，校址經費，都向省裏去要，名義上是一個「省立兩級師範」。裏面的教職員，都是教業會會員，由自己任校長，實際上使會員都有飯吃，實現「教業」兩字的精神。他還有一個百年大計，待這些學生畢業時，說明進教業會的立刻介紹到各中小學裏任事；不入會的，學校不負介紹責任，這樣十年以後，教育界裏，佈滿了教業會會員，再推諸全國放乎四海，即使秀才造反不成，也不失為通天教主了。

這個計劃，經徐煥文一說明，章實沉連聲讚美說：「我在實業上已有了資格，再有這教育計畫，我和你各領一軍，左右并進，天下不足平不了。」徐煥文飽領了這一番獎勵，那「各領一軍」四字，聽了尤其心曠神怡，覺得自己在實沉前已取得比肩資格；便從感激中，下了決心，要替實沉建一個不世之勳了。

過了幾天，他們一同上省，當時省裏最大的官，武的是都督，文的是民政長，還談不到督軍巡按，更無論督辦省長。那位民政長俞治國平生最愛重的兩人，一個是桃花巷妓女張意雲，一個便是實沉，說他們兩人身分雖各別，却同有不事王侯高尚其志的操守。

這次實沉煥文到省，住在實沉有股份的墾業銀行裏。省裏原有許多比銀行還高大的旅館，但實沉從沒住過，來了總在銀行裏寄宿；并且他不愛專任一個銀行，每來一次，總輪換一個，像內地家庭，各界輪流供奉父母一般；這回輪到墾業銀行了。

那天實沉囑咐銀行裏配兩肩軟轎上省長公署，八個轎夫見坐轎的沒有出來，坐在台階上閒話。甲說：「這兩位是誰？」却估住得銀行的客室，坐得銀行的轎。」乙說：「他是董事，他家裏的花園比皇宮還大；他家有二萬畝種玉的田，出的都是白玉，前年外國人肯出三千隻元寶買一畝田，他還不肯；他在這銀行裏，

名目是董事，其實行長副行長都是他底乾兒子；他哪里歡喜坐這樣轎子，他在家裏是用十八九歲的姑娘們抬轎的。」丙笑道：「哪里來這種謠言，他何嘗是個有錢的，他的田地，都是向鄉下人乾沒來的，因為他家裏有一對皮鞭，一個公案，聽說是前朝欽使的寶貝，所以人家都讓他一步；便是這個銀行，他也不會掛個名罷了。」丁說：「不差的，我會聽得帶來的二爺說，因為住在銀行裏，容易被人尊重些，便有人打電話寫請客條，也覺得體面；不然，他是要住到城南大客棧裏去的。」

轎夫們胡說了一陣，實沉煥文緩緩地踱了出來，上了轎，一路滔滔，進了民政長署，談了好久，得意洋洋地出來，在轎夫肩上，過了幾條街，回進銀行，洗臉，喝茶，兩個都坐下了。

煥文說：「俞公是謙和一流的人物，他自己只稱兄弟。」

實沉道：「這倒不是謙和，是他有分寸處；他對別人，並不這樣。」

煥文道：「做官能有分寸，就是好官了；況且你才提起辦兩級師範事，他便一口應允，撥的雖不是他底錢他底地，但別人總不能這樣爽快。」

實沉道：「這倒不是爽快，是他有分寸處；他對別人，並不這樣。」

煥文說：「做官能有分寸，就是好官了；……」

煥文話還沒說完，外面送進一封信來，是全國實業會請實沉去演說的。實沉看了，交給煥文，煥文一看是全國實業會，慫恿實沉去。實沉沉吟着，說：「去也行，但我所有的實業計畫，既不願告人；可以告人的，我又空無所有；倒不如辭了他們罷。」

煥文覺得這是不可錯過的機會，聽得實沉不願意去，覺得這是尤其不可錯過了；忙說：「實老既厭煩，我不妨代表去走一遭，見得實老提倡實業的熱心。」

這天晚上，煥文因為要預備演說，吃過飯就回到自己房裏，將上海格致書院課藝經世文編等堆了一檯，直到半夜，才打成稿子，收拾睡覺，在枕上翻來覆去，只



是睡不熟，懊悔白天答允了實沉，鬧得這般心煩意亂。

好久，聽得外面走進個當差來，說：「實業會裏派人來歡迎了，」煥文匆匆地出去，見銀行門前排着隊伍，兩面大旗開道，旗上寫着「逢山開路」「遇水壘橋」字樣，自己便鑽進一肩轎子去，轎裏先有一個女人坐着，含笑讓半個座給他，他便挨肩坐了下去。不多時，已到會場。煥文走下轎去，回頭却不見了那女人，只見民政長俞國治含笑跟在後面；他忙回轉身去想鞠躬行禮，會場上忽然鑽出幾個人來，滿頭流血，抓住衣裳，大呼救命。煥文掙不脫，拚命向裏跑，才進會場，按定心向袋裏摸時，那張演說稿竟不知去向了。這一嚇，非同小可，一聲「啊呀！」自己喚醒了自己，却是一場亂夢，看錶上已是上午十點鐘了。恐慌起來，光着頭只向窗外發怔。

吃過午飯，實業會真個派人來歡迎，實沉推有感冒，托煥文去代表。煥文回到自己房裏，將演說稿再背誦了一遍，欣然赴會。他和來歡迎的人坐在一輛馬車

裏，一匹病馬，拖着輛笨車，在石角嶙嶙的馬路上走，自然會給他們倆的談話機會。

煥文問：「貴會有多少會員？」

歡迎的答：「現在不多，將來是不少的。」

煥文問：「貴會有甚麼計畫？」

歡迎的答：「現在沒有，將來是要制定的。」

煥文問：「貴會有自起的會所沒有？」

歡迎的答：「現在沒有，將來是要建築的。」

煥文問：「貴會辦了甚麼實業？」

歡迎的答：「現在沒有，將來是要進行的。」

煥文心底下覺得一冷，問：「那麼爲甚麼不待將來再開會？」

歡迎的答：「這個，我不知道，先生到了會，自能明白。」

問答到此，車已停了，兩人下了車，走進條大弄，一路有人招待到一個會場裏，煥文在拍手聲中登了演說台，演說出一篇大文章來，中間分着幾層：（一）開發礦產以闢地利也；（二）建築鐵路以利交通也；（三）整頓錢法以裕國庫也；（四）厲行屯墾以實邊防也；大家聽了，掌聲如雷。

煥文受了這一陣掌聲，因為心裏高興，忘記了自己是實沉的代表，在這會場，全沒提起實沉，直到下了台，才懊悔自己荒唐，恐怕給實沉知道了，老大不便，便搭訕着向那幾個招待自己的說：實老今天因為督軍約着吃飯，不能來踐各位的約，他是從沒托人做代表過的，這回因有兄弟同寓，一切托兄弟代達着。」

那個歡迎煥文來的，笑道：「督軍是前天出省城閱兵去的，今天，服侍實老的人說，他是受了感冒，却不知道他竟病了病去敷衍督軍。」徐煥文澈底一想，不覺面紅過耳；吞吐其辭說，督軍約的是實老和兄弟，現在兄弟不能去，實老是不能免的，至於督軍在不在由他，他不在，難道便不作主人了嗎？說着由幾個招待員

引進到一客室，也有幾碟糖食，却攪滿了蒼蠅。徐煥文餓了，只得先吃了三個。

才吃完，一個人從櫥裏檢出一本簿冊子來，雙手捧給煥文，嘴裏說：「久仰實老與徐先生是海內出了大名的熱心人，有甚麼公益事，只要兩位一提倡，是沒有不成的；敝會發起不久，一切都要請指教，尤其是經濟上要請兩位幫個大忙呢。」煥文接來一看，第一頁第三行寫着「胡子隆先生捐洋一千元：」第一二行上，承他們底情，已將自己和實沉底姓名標上了，幸而却還沒填寫捐款多少。

那個人見煥文沉吟，指着座上一個戴尖頂瓜皮帽的人道：「這位就是胡子隆先生，他很熱心，捐了一千元，還自願居第三，說：『得與實老和徐先生連名，已三生有幸了。』」

煥文笑問道：「請教子隆先生，吃了幾個杏仁餅？」子隆莫名其妙，忙說：「吃了一個。」煥文笑道：「那麼，此地的杏仁餅，是賣一千元一個，我是三千元，再帶十個還去給實老，實業計畫就成立了。」說完將捐冊向桌上一擲，拂

袖逕出。衆人不防他有這一着，大家目定口呆，直望出了大門，才一瞬破口大罵：「都是吃這一碗飯的，做狗嘴臉給誰看？」

## 第十二回

徐煥文坐了一輛街車，裝着滿肚子氣惱，還到銀行，下車就向裏面跑，給車夫一把抓住道：「先生，請慢些，付了車錢再進去！」徐煥文氣極了，大聲指着銀行道：「你也該有眼珠，住在銀行裏的人，怕少你車錢嗎？」車夫笑道：「不相干，銀行自銀行，車錢自車錢，還是付了再進去。」煥文沒奈何，摸出一角錢來，向地上一丟，擺脫衣角，一口氣走進實沉房裏，見實沉正獨酌着。煥文摩着肚子，從頭至尾，說了一遍，只把在演壇上忘記說代表實沉的話吃過了，實沉聽了，冷笑道：「我倒很願捐助他們幾千元，這是人情啊，不想我們捐錢，來請我們做甚麼？」

煥文碰了這釘子，有些不服，辯道：「捐款也是有的，給他們却不值得。」實沉笑道：「你太迂了，你不知道，受人捐款的要講交情，捐款給人，也是要講交情

的啊。例如愈治國這次的允許撥地並不推諉，他並不是蠢，只是見了我，覺得我向他開口，就是瞧得起他，願意與他講交情罷了。」煥文道：「誠如尊言，也捐些給正當的團體。」實沉笑道：「捐錢給正當團體，無異丟在海中；捐一錢有一錢功用的，卻是那些不正的呢。」煥文不覺恍然大悟，自愧不如。

實沉道：「這事已過去了，以後如再遇見這種機會，還是斟酌定了再辦。」煥文吃了一勺冷水，做聲不得，自回房裏，見那些格致書院課藝等，還滿堆在桌子上，狠狠地提起來摔了一地。正摔得爽快，忽然在桌子上發現出一張請帖來，是民政長在聚賢樓請吃便飯的；心裏突呈了變象，把一天憤懣，丟到天邊雲外，從頭至尾，讀了幾遍，將帖子擱在袋裏，再走到實沉這邊，見實沉正打中覺，不敢驚動他，輕輕地回來，照樣向床上一躺，可是不能像實沉般安閒酣貼了。

朦朧間，覺得窗上沒有了陽光，忙起身離床，先洗了個連頸根的臉，再換了一套簇新袍褂，向鏡子裏照了個仔細，然後跑到實沉房裏來，見實沉不衫不履地在哪

里翻韻做詩。回頭見煥文穿着得像新郎一般，笑問，到哪裡去？煥文正色道：「民政長請的是下午六時，難道沒有你？」實沉重翻着詩韻，笑道：「他約我的明天。」煥文從袋裏摸出帖子來看時，果然是自己看錯了。

實沉道：凡是有人來請，不管是甚麼局面，先須將心按定了，再去請帖；看明了，記在日記簿上，或者黏一張紙條在坐臥必經處；這才不致失禮。我以前，也像你這般很冒失的，不是弄錯了日子，便是記錯了鐘點，像我，固然不怕人閒話，人也未必敢閒話到我，畢竟自己吃虧了不少，在交際場中，這是不可沒有的經驗，譬如今天，幸而我和你住在一處，否則，撞到聚賢樓去，不成了笑話嗎？

煥文聽了這一席教訓，雖恨他太不客氣，像老子指導兒子般，却也十分佩服，知道他確有經驗，絕非浪得虛名。本來覺得沒趣，加以身上那一套衣服，是平生只預備穿三五次的，非趕快換掉不可；因此便想回房去換了再來。實沉拉住他道：「莫去，我們雖不到民政署，樂得去秦淮河；那裏有調笙擲笛的佳人，藏燈載



豔的畫舫，趁今晚沒應酬，且去走一遭也好。」

煥文聽實沉要帶他到秦淮河去，覺得比到民政署去有趣多了，便重坐下來，看實沉做詩；見那張詩稿上已寫定了題目，是：「謹題志帥生祠落成」八個大字。

煥文疑心志帥大樞是李志銳，李志銳在江南二十年，除強盜土匪以外，沒有人不罵他的，怎地實沉倒做起詩來？因問道：「替這人做詩，莫便污了實老名？」實沉嘆息道：「他人恨他入骨，我却未便入云亦云；我家原是多盜之區，要不是他特派兩營兵來，那裏有這般穩便？」

煥文聽他這樣講，便不再問，只催實沉快遊河去；實沉也覺得思路很窄，勉強做也必無佳句，便擲筆立起身來，伸了個懶腰，說：「早些去也好，只怕那里還晚妝初動哩。」說着使吩咐外面備轎，一面也換了一身行頭，戴上一個翡翠班指。煥文看他忙着打扮，覺得自己新換上的這一套衣服，雖不能赴民政長的高宴，也還換得值得。喜孜孜地兩人一同出門上了轎，一路喝，直向秦淮河上奔來。

轎子過夫子廟到桃葉渡口，煥文見沿河停着許多畫舫，心裏先自發癢；想，這也奇怪，爲甚麼夫子廟邊，却有了桃葉渡；孔夫子當年，何等道貌儼然，而今却在此地看揚州妹子，聽歪歪調兒；聽說，夫子廟是曾國藩造的，秦淮河是曾國藩修濬的，他把這兩項工程，起在一處，顯見得「天開文運」與「揚州妹子」是可合而不可離的了。煥文正痴想着，轎已停在渡口，便與實沉同時下轎，早見有幾個人迎接上來。

煥文見這幾個人，都大袍闊服，氣概非常，不覺肅然動容，想至少有幾個簡任職的名流在裏面；看實沉時，却與他們這一輩人並不客氣，一一給煥文介紹了，才知道穿綠鼻燻色緞袍的是程一貫，穿常青呢馬褂的是秦小戎，戴紅結子緞帽的是瞿子英，都是時下數一數二的名士。招呼已畢，那幾位名士，轉過身去領道，煥文才見他們各人腦後，都有一條小小辮兒。

這一夥人下了船，船頭上先已站着兩個梳元寶頭的老婆子，和兩三個一樣也拖

辮子的小夥子，叫的叫，捏的捏，扶的扶，笑的笑，將這一千人擁進了艙，艙裏自有幾個黑眉毛紅頰腮的姑娘接住，向他們請安，替他們寬馬褂，敬他們瓜子，輪到煥文，煥文總站起來稱讚幾句「宛若游龍」「翩若驚鴻」等選文。實沉笑道：「敝友徐煥文君，是輕易不用六朝文讀人的，前年安徽牛馬師太夫人的七十整壽，他因替人集了一篇六朝文的壽序，得過高等顧問呢。」衆人齊向煥文賀喜；煥文連聲謙謝，說：這是三年前的事，實老真好記憶力。

說着，大家分頭坐下，滿船的姑娘們忙着招呼。程一貫是個胖子，又是老年陰虛的人，覺得船裏滾滿了熱氣，嚷着將船向空闊處開，大家見他汗流浹浹，也樂得去在空闊處，發狂時，免被認識的人瞧破；於是乎那幾個老婆子拉開喉嚨，唱一聲：「開船呀！」船頭上七手八腳，拉篙子儘撐。姑娘們將船窗打開，放進風來，實沉高據在篷上，左顧右盼，得意非凡，忽然想起一件事來，指着一個姑娘道：「小狗子，你來！」

那小狗子是秦淮河上很有聲名的婊子，他會彈月琴，會猜拳，會坐在人懷裏使勁招人。有人問伊：「你有那麼大的聲名，該另取一個名。」小狗子「三字，似乎不雅。」

小狗子說：「這也有個緣故：凡是來嫖我的，都是些科舉中人；我見他們遠靠着當年殿試朝考卷上的名字，大出風頭；我這『小狗子』三字，因為開賭窩贖，也被清朝江都縣大老爺硃筆點過；為甚麼用不得。」問他的人說不過伊，到處在人前提說，伊便一天紅似一天了。

這句話傳到實沉耳朶裏，實沉喟然長歎道：「世道陵夷，典雅不作，那些殿試考等禮制，已非士大夫所能道，不圖青樓中人，尙有此等口吻。」從此便賞識了「小狗子」，每到南京一次，總要與「小狗子」盤桓幾天。這天其實是實沉請客，不過沒有向煥文說明罷了。

船泊在發行楊柳下，酒席未半，笙歌競作，程一貫第一個高興，發起做詩。

實沉笑道：「你是宋詩的嫡派，我斷做不過你，還是聯句，錯錯落落，各自做幾句投機詩，露得出些性靈來。」

煥文道：「說起詩，我前幾天看見有用白話做的，倒新鮮别致。」

秦小戎冷笑道：「這個，我們做不成；詩的好處，全在人看了不懂，好待後世去做箋註，卓然成爲大家；若用白話，人讀了就懂，還成甚麼詩？」

瞿子英道：「小戎的話不錯，例如我那首散館考一等的詩——詩題是『賦得天河洗甲，得天字，』中間有兩句『星占牛女夕，宮闈馬溫天』，上句是天河配牛，下句是西遊記，閱卷大臣若欠博些，哪裏夾圈得下？」

程一貫道：「白話用在詩裏的也有，但只古人用得；因爲古人所用的白話，到現在已成了古典了。」大家聽了點頭。

小狗子不服起來，拉住一貫耳朶說：「古人用那些話時，却還是白話，不是古典啊；你莫把古典兩個字來嚇人！」一貫被伊拉得耳根生痛，忙說：「不錯，我沒

有想到這一層；以後再不說這話如何？」

大家正高舉辯論着白話詩，忽然從附近船上，送過歌聲來，大家都凝神聽着，一個字也沒有遺漏；那歌的末了兩句：

「想你已是不能開，又哪有工夫怨你？」

小戎聽了，拍桌激賞道：「怨而不怒，這是風人之遺，對此妙歌，我要浮一大白了。」說着舉起杯來；却給小狗子夾手搶住道：「那兩句是白話，不配你激賞；你要浮，去河裏搽水，不值得糟塌了酒。」

這一搶，小戎手裏的一杯酒，全翻在了身上，那一件秋香色團花甯綉袍子，沾染了一大堆酒漬。大家見了，鼓掌大笑。秦小戎肅然起立，正襟歎息道：「袍子不值幾個錢，可是宣統帝欽賜的東西，這一杯酒，引起了老臣『聖主恩深孤臣命薄』的感慨了。」說完，用雙手很命擦着眼睛，但總擦不下半點淚來。衆人見他這樣，拉着他今天且顧喝酒，忠君大事，且待明天再談。

小戎黯然入座，又乾了一杯酒；小狗子這一回却不去搶酒杯了。瞿子英道：「我們原各有一肚皮千古，只是在此人欲橫流之日，說不出半句話來；既無首陽可登，又無汨羅可投，留此殘生，葬送在秦淮河裏，也算是不忘故主一場。」

小狗子笑道：「首陽山是有的，只嫌太高；汨羅江是有的，只嫌太深；自然不如秦淮河，既無性命之憂，且有管絃之樂；像這樣做孤臣孽子，我也會；」說着，張嘴笑個不住。

小戎被小狗子搶白了一頓，紅着老臉，要灌小狗子的酒。程一貫攔着，說：「做孤臣孽子，原可不拘一格；但出頭做官，或運動選舉，未免玷了臣節。」

一貫這句話，是暗指實沉說的。因爲一貫前曾在江西辦過一個鐵礦，虧了三五年的本，才有些希望，便被實沉運動了官廳，從一貫手裏搶了去，所以懷恨在心裏，到處要發作幾句。實沉也知道，這是譏諷着自己，那是照老例要拌一場嘴的，便冷笑道：「比干箕子微子，都是殷遺，但他們的行徑，却各自不同。」

小戎道：「我們自問不能上稽聖人，只有律已不苟，免為古之罪人。」實沉道：「我是論心不論跡的，只要臣心如水，又何妨臣們如市，若拘拘形節，便落了宋儒窠臼；這一端，本來解人難索，……知我者，其惟小狗子乎！」說着將手緊握着小狗子底纖腕，楞得小狗子汪汪地叫起來。

徐煥文怕實沉動了真氣，忙攙着說：「今天，既不宜聯句，挖枯了心思；又不宜談政治，引起了牢騷；我是做慣教員，說慣笑話的。平日在學校裏上課時，常丟開功課，說幾個笑話，總引得滿屋子歡聲；所以我在學校裏，學生是斷不會起風潮的。」

小狗子笑道：「我最愛聽笑話，但我不便做你的學生，因為我另有兩個先生：一個是教我唱戲的烏師，一個是……，」說着，將頭直鑽到實沉懷裏；却在實沉懷裏，格格地笑道：「不怕醜的，這裏都是翰林先生們，也配你來當教員；他們的教員，是常熟翁師傅。」



## 第十三回

徐煥文笑道：「我說的笑話，就出在秦淮河邊：

「有一天，秦淮河邊，許多上等的婊子窩裏，天天走熟的熟客，竟一個都不來；那些龜爪子四面打電話，到署裏廳裏公館裏，電話裏的回音，都說到下關迎接省長去了。那些婊子，便各自收拾，預備自睡清覺。中間有一個喚小毛子的，正癩癩地打着牙牌兒，忽然來了個客人，穿一件青大布袍子，常青布方袖馬褂，自稱是私行察訪的，說要在伊床上，打一個夜尖。小毛子認不真他的路道，不敢拒絕，又不願歡迎，只得另自睡在榻上，將床讓給他。到明天起來，見那人已不知去向，牆上題着一首詩道：『菜羹香，布衣足，官不低，祿不薄，偶來此，借一宿。』大家着了，認定是個飛賊，檢點時却又不少甚麼，只少了兩罐紙煙。」

瞿子英道：「這不是笑話，是事實，那個人還是我底鄉榜同年呢。」煥文道：「到後來，各報上都登出來，說他那天，自擔了個鋪蓋捲兒，住在小客棧裏，可不是笑話嗎？」

實沉道：「你說的不是陸石函嗎？聽說他們另有一個布衣社，凡入社的，只許刮地皮，不許穿綢衣。他在任時，曾下過一個訓令給各學校，不許男女學生穿綢衣服，有一天，他在一個女學校裏，見女學生着了一雙緞幫鞋兒，立刻要伊脫下來；那女學生倒也爽快：遵命脫了下來，向同學借了雙布鞋；却要求他將頭上戴的元緞瓜皮帽兒也脫下來，和鞋子一同陳列在大禮堂中，做個儉德的榜樣；這一回却苦了他，以後，凡在禁止衣綢的文告上，他總加『除冠履不計外』一句，就是這個緣故。」

小狗子笑道：「啊呀，你們說的就是那位來九個月便去的大老爺嗎？我們聽見了他來，嚇得大家做哩噤呢絨衫褲，附近幾家疋頭店，忙得應付不來；有人說，

他是個上海叫莊裏的買辦，才這樣熱心；我想未必，他要真是個叫莊買辦，何苦再來做官。」

這一席話，却說到了酒酣燈燧，大家散坐着，船也慢慢地盪過到桃葉渡口，岸上排列着七八肩轎子，轎上都點着晶明雪亮的燈籠，實沉着見了這些燈籠，不覺心裏一酸。

原來那個布衣社，有南北兩派，南方的首領，是陸石函；北方的首領，却是馬瑤光。那馬瑤光是個教徒，又是以殺人爲業的老手；所以他提倡布衣，比石函更兇。他有一天，帶着四個護兵巡街，看見一個小脚女人，穿着一條黑縐綢夾褲，從對面走來。護兵知道這是放不過的，擁上去，直擒到老馬面前。老馬勃然大怒，吆喝道：「你將黑縐綢做褲子，是要替屁股裝闊，我偏拉下你這褲子來，打你這裝闊的屁股。」說着，吩咐拉下街來，結實打三十皮鞭。

那婦人聽了，心魂出竅，不覺跪在地上，舉起雙手，哀呼一聲：「上帝救我！」

老馬本來是鐵青的面皮，此時，忽然轉成灰白，忙叱退護兵，雙手扶起這婦人來，道歉道：「原來是位教友，上帝保佑你，使你告訴我天的罪過；」說着，還想替伊縛褲帶兒。那婦人紅着臉，唾了一唾沫，一溜煙跑了。老馬罵了護兵幾句，自巡別街去了。

那位幾乎吃皮鞭的女士，姓瞿名美麗，是基督教會裏的教員。在皮鞭下逃出來時，只知道感激上帝，以後，每天睡着做夢，不是見那個馬將軍橫眉豎眼舉起皮鞭來打，便是夢見馬將軍和顏悅色地來替自己縛褲帶，害得伊一連半個月，沒有好睡。

一天，美麗女士做了幾場春夢，豎起身來，已過了上課時間，略挽一挽髮，略施了些脂粉，嫌那條黑綢褲舊了，另換了一條血牙色的華絲葛夾褲，套上一條印度綢西式統襖裙，提了皮包，趕到學校裏，見滿草地上都是長長短短，肥肥瘦瘦的學生。它們一見美麗女士進來，都笑着說：「今天開歡迎馬將軍會！今天放學！瞿

先生來錯了！」

美麗女士聽了，心裏跳了，懊悔出來時，只預備上課，狼狽忙地，沒換上大圓角又領襖子和高跟鞋皮鞋兒；還去換，又恐來不及，只得罷了。

美麗女士走過草場，迎面來了個花枝招展的美人，拉着美麗的手，笑說道：「好呀！你昨天約我在密司得葛萊的花園裏，怎地直到晚沒來？」美麗笑着不語，只端詳着那美人的周身。那美人軟洋洋地儘伊看了個飽，輕輕地說：「我又不是天上的安琪兒，你看些甚麼？我不希罕你這樣！」

美麗道：「你昨天見葛萊博士嗎？這人倒很和善，尤其是待我們；不是，不是，尤其是待你！娜安姊！」

娜安啞了一口，說：「我們講正經吧！今晚是『殺忒台』，密雪司陳家的『彌丁』，你究竟去不去？」美麗皺着眉道：「什麼不去。只是少了條絲圍巾。那條荷綠色的，你知道，前晚給那個小李搶去了。」

兩人唧唧噥噥談着，忽然走過個滿臉鬚子的牧師來，兩人在風下頭，聞得一陣騷臭，忙掩了鼻子，却又含笑向牧師道早安。牧師手裏夾着一本紅面金邊的書，翻開一頁來，嘴裏念念有辭；兩個便肅然靜聽。一回，牧師開口說：「馬將軍是我們天使，自從他來了，教友們都有依托，教裏也添置了百餘畝地產。」

美麗和娜安都露出歡喜樣子。牧師從袋裏摸出一只銅表來，表鍊已鏽了幾節，娜安看了，格格地笑。牧師也笑着說：「聰明的姑娘，你自然看不慣這髒東西，但時間是黃金，我每天總要看三五十回的表；要是個金的，給人見了，要疑心到別處去；倒不如這個，表現得做牧師的清高。」

正說着，聽得手鈴搖響，知道要開會，三人便一笑走開，美麗娜安，自攜着手進去。路上還咕噥了一陣，不知講些甚麼？

兩人走進會場，見到會的已經不少，主席先生一見伊們來，忙立起來讓坐，抓瓜子給伊們吃，說：「開會還早，我們且閒談——今天歡迎的馬將軍，是本校新請

的校董。他允許做了校董後，替本校募捐。他說：『你們如服侍得我好，我部下有三師兵，一師九營，分二十七個募捐隊，十萬二十萬是不難的』。說着，看着衆人底笑容。

正嘈雜間，忽然看見一閃，大堂寂靜，一齊起立，迎接進一位太太來。那位太太，約摸有一百八十磅重，頭還在門外，肚尖已先進了門內，由兩個小姑娘們攙了進來。衆人見伊一雙小脚，穿的却是皮鞋；腕上兩付手鐲，手裏却提了個外國錢袋；伊被衆人圍住了，只是亂顛着頭；其實沒有聽明白半句話。

這位太太姓邱，太太是照例沒有名字的，太太有的是錢，所以被推舉爲本校董事長。邱太太常對學校裏的人說：『我沒有兒女，將來一閉了眼睛，甚麼都是別人的，所以要我的錢是不難；如果我死時，校長能不能領全體學生排着隊，在棺材後送我一程。』校長沒口子地應允了下來，邱太太於是乎做了董事長。

邱太太做了董事長以後，最注意的是兩房：第一是廚房，——伊一就職，就介

紹了一個廚子來：第二是門房，——伊說女學生不比男學生，非但書信要檢查，就是來探望的，也該證明了確是父兄，才行引進。校長自然一一遵命。

有一天，邱太太正在校裏，校門口來了一人，門房問他找誰？那人遲疑了好久，說：「找邱太太。」門房問，你是邱太太爸爸，還是哥哥？那個人悻悻道：「不，我是邱太太的朋友。」門房聽得這句話，冷笑着將頭抬得高高，向天花板說語似的道：「朋友嗎？這幾天，有幾十個都給攆出去了，請你別處去找，這裏是只認得爸爸哥哥，不認得朋友的。」

那人碰了門房這一個釘子，氣得臉色鐵青，轉身便走。過了一天，邱太太怒吡吡地傳門房進去，罵道：「昨天周大人特來探我，你有多大胆量，不替他通報？」門房戰戰兢兢道：「我也問過，因為他既不是董事長爸爸，又不是董事長的哥哥；依前天董事長發的手諭——非父兄不准引進，這才拒絕了他。」邱太太大怒道：「這是指學生的，我是個董事長，難道也和學生一樣，不許有朋友的嗎？」門



房道：「這個……我却沒有弄清楚！」

經這一鬧，邱太太那個手諭後，加了個但書——但本校教職員不在此例；那個門房，只罰了一星期工錢，並沒有重辦。

邱太太又想，兩房的事是整理了；還有一處——就是會計處，也須切實整理一下。一天喚進那個會計主任錢先生來。錢先生是個五十左右的人，從開辦起到現在，沒有換過；學生們因他精刻，都稱他做錢獬豸。

錢先生進來時，邱太太正躺在張沙發上，半舉起一只腳來，用腳尖向對面的椅子一指。錢先生肅然在那張椅上坐下。邱太太慢慢地道：「現在本校規模漸大，經濟困難，你須留點神兒！」錢先生覺得姿勢不善，連答應了幾個是字。邱太太道：「我呢，照顧不了許多，你呢，過了五十歲的人，精力總未必濟……，」說到這裏，將兩個眼珠對正錢先生，隔了好久。錢先生窘極了，忙回答道：「精神還行，我是甲寅年四月初八子時生的，扣算起來，還沒足五十歲。」

邱太太見他這樣說，不覺向他一笑，說：「你真着急，我不是不要你，只是怕你一個人精神不濟；我有一個表姪，也是像你少年時一樣精明的，我明天叫他來，幫助你。」

## 第十四回

錢先生聽了，一則以喜，一則以懼，勉勉強強地答應了。邱太太將大事辦

妥，依舊將腳擺一擺，錢先生站起來，轉身出去。這時正是上課時候，邱太太覺得無聊，想看教員上課，或許比看山東人弄猴子好頑，豎起身來，穿上了條裙，出了辦公室，沿迴廊向一排教室處走來。到了第一教室，見一位國文教習站在講台上，拉開喉嚨，在那裏讀文章；那些學生，或用腳跟向地上，或用手掌在桌上，拍着板眼，一片聲喧。

那教員讀的是「諸葛亮出師表」，讀完了，有一個學生立起來問道：「諸葛亮口口聲聲說的先帝，和我們口口聲聲說的上帝，是一個人，還是兩個人？」教員道：「這是兩個人，先帝是對後帝說的，上帝是對着下帝說的。」邱太太聽了，暗暗點頭。學生又問道：「先帝爲甚麼要慮漢賊不兩立？」教習道：「漢人都

做了賊，先帝怎地肯與他們兩立？立在一起，萬一遇見了捉賊的來，先帝不要陪吃官司嗎？」邱太太聽了，又暗暗點頭，到明天，吩咐會計處，加這個國文教習每月兩元薪水。

邱太太看過國文課後，再挨着走去，見第二課堂裏空着，黑板上不知誰畫了只肥母豬，旁邊註上「重車」兩字。心裏估量着，圖畫教員裏沒有名重車的啊，但這肥母豬却畫得不弱。

再走到第三個教室，見在那里上唱詩課。教習提了一根鞭子，一面指黑板上的詩譜，一面敲打學生的屁股。寫詩的黑板在台上，打腫的屁股在台下，這教習上了又下下了又上，忙得滿頭是汗，邱太太疑心起來了，想，隔壁教習讀「先帝」，滿屋子學生都踏着板眼；這個教習唱「上帝」，只聞屁股響，不聞按拍聲，難道「上帝」便不如「先帝」嗎？

再走到第四個教室裏，邱太太不見則已，見了時，怒髮沖包頭，直闖進去，喊

一聲：「你們幹些甚麼？」原來，那一班學生，在課室裏開本級自治會，主席演說才完，要分票選舉哩。邱太太一踏進去，鐵青着面皮道：「這是讀書的課堂，不是學生的會場，你們且莫選舉，先把各人底姓名開來，我好掛牌記過。」

那個主席，一見邱太太進來，狠活潑自然地低下頭閉了眼，禱告道：「我們上帝慈悲的保佑，使我們能在上帝面前，得到一切的好結果；盡我們底至誠，驅逐破壞我們的魔鬼。上帝！一定能幫助我們，驅逐眼前的魔鬼！眼前的魔鬼……」

邱太太呆了，聽他們只管禱告着，想，這班丫頭倒是促狹的，我雖是董事長，畢竟敵不過上帝，放過伊們這一次，待伊們離了上帝，或上帝打磕睡時，再和伊們算帳。想罷，掩旗息鼓而出，只離那課堂得十餘步，課堂裏一陣笑聲，氣得邱太太全身肥肉發抖。

正這當兒，一陣鈴聲，將課堂的男女老小，一齊搖了出來，那些學生，拉拉扯扯推推搡搡，起先擠成一團，後來鬧個四散。那個朗誦出師表的國文教員，原是

近視眼，捧着書只顧走，幾乎走進邱太太底懷裏來。幸而邱太太身體大，容易看見，他才收住了腳，聳肩笑道：「董事長好福氣，門牆中收了這許多桃李。」邱太太不懂，說：「桃樹，這枝裏還有幾株，李樹却沒有。」

邱太太還到辦公室，見校長已等在那里，說，有兩個北京的教育家，來本校參觀，請董事一同去招待。邱太太知道北京的，一定是官，欣然答應。兩人像一對錦雞般，走進會客室，和那兩位教育家正打個照面。

一位教育家，戴了頂紅結子尖頂瓜皮帽兒，腮邊兩撇鼠鬚，紅色臉皮，穿一套海式袍褂；一位年紀約二十三，杏臉桃腮，油頭粉頸，却穿了套簇新西裝。那位有鬚的送過一張紅紙名片來，刻着王朝棟三字；那位西裝少年的名片却不同了，中間是「金珏」兩字，一角上是「雙汪，號璧人，一字花奴，又號憶瑤詞客，」一角上是「教育部差遣，通俗教育局錄事，文化報通信員，豔林雜誌投稿家。」

邱太太有一半字識得，看了遞給校長，校長忙招待他們入座，恭維他們「北京

是首善之區，首善之區的教育家，一定比衆不同。」

王朝棟說：「貴校是女學校，我們因爲是女學校，所以特地來參觀。」金珪說：「女學校也有不值得我們參觀的；因爲貴校是教會辦的女學校，『暮雪克』『台恩司』等一定非常高明，所以特地來參觀。」

邱太太聽了這兩個人話，覺得句句都是好話，如何不高興，忙謝了幾聲，對校長說：「既這般，我進去叫這班柔馴的孩子們備着，你在這里陪客；」又向金王兩人說：「這班孩子原也有幾個好的，只是到了兩位眼裏，恐怕不行；」說着，匆匆地回到裏邊，一聲聲喚打鐘。

王朝棟問校長道：「貴校分幾班，有幾項功課？」校長躊躇道：「一共有六七班，功課也有十二三種……嘎！不差的。是十四種。」王朝棟着實驚訝，嘖嘖讚道：「有這許多功課！全中國只有十三經，哪里又多這一經？嘎！不差的，多的一種是『新約全書。』」

他們倆正講得高興，金珽沒事，立起來看壁上掛的聯額。見一副簇新辭的泥金對聯，聯語是篆文，不容易讀，上下款却讀得出來，上款是：「恭賀邱重車榮任之喜，」下款是：「信士朱志敬盟沐鞠躬頓首拜賀。」

校長一面和王朝棟講話，一面看金珽讀對聯的上下款，見金珽連讀了兩個別字，心裏暗暗可惜，這樣一個標緻面孔，可惜少識了幾個字。

這時，邱太太滿頭流汗地跑來，說：「這些孩子們都預備好了，要的就請進去看罷。」王朝棟金珽便欣然跟着邱太太走，校長跟在後頭。只聽得裏面一陣琴聲，已到旱天操場。金王二人，凝神注目，看見許多學生，一律穿着淺藍色舞蹈衣裳，各露着兩彎藕臂，舉起來時，像玉筍成林，橫過來時，像瓊枝側集，不覺曠曠讚美道：「妙極了，我們從北京出來，一路看了不少女學校，卻沒見這般齊整過。」邱太太謙虛道：「這是算不得甚麼的，敝校最注重的，是這個和英文，英文教師是大英國的密司小姐，不比中國人，粗嘴笨舌，好煞總是個外行。」



金珏是看呆了，王朝棟聽得談起英文，不敢搭話，只是點頭，正當這目定神馳間，琴聲休止，滿場學生，如蝴蝶般飛個四散。

王金兩人看得稱心適意，董長和校長也覺得光榮萬分，歡歡喜喜地回到客廳。

王朝棟便問：「剛才那位領隊的女教員，姓甚名誰？」校長道：「那位是舞蹈教員瞿美麗女士。」王朝棟道：「是女士，見得還未曾有丈夫，幾歲了？定了親沒有？」校長覺得這位視學員問得太仔細了，倒不便回答。邱太太却不計較這些，很快的說：「二十二歲，還沒有定親。」王朝棟看了金珏一眼，金珏點了點頭，兩人便立起說：「攪擾了，我們還有幾個學校要去，」說着便告辭。

邱太太和校長送了他們去後，校長拉着邱太太袖子說：「這兩位來得怪，怎便問起密司瞿底年紀婚事來？」邱太太笑道：「至多不過是代人來看親，有甚麼奇怪？」校長搖首道：「我看，倒不是代別人，恐怕就是那個姓金的；你不看那姓金的打扮得像新郎一般，臨走時又點了點頭嗎？」邱太太鼓掌道：「不錯，你猜

的確有七八分着……」正說到這里，瞿美麗恰好嬾嬾婷婷地出來，兩人不覺向着伊微笑。

瞿美麗見伊們兩個人底眼睛，向自己儘端詳，覺得莫名其妙，笑道：「你們看的是甚麼呀？」邱太太笑道：「看你兩個小腮上，堆滿了喜色，敢怕快要做新娘哩。」美麗啞了一口，嬾嬾婷婷地走了出去，心裏却忐忑着，哪裏來這種話，莫是安娜這丫頭嚼出了些甚麼來。一面想，一面低着頭走，不知不覺，就衝了馬將軍道子，幾乎吃一頓皮鞭。這就是上兩回裏說的事。

這天邱太太到了場，大家就開起會來；校長說明開會宗旨道：「今天是歡迎馬將軍大會的籌備會，馬將軍非但是上帝的愛子，並且是本校的財神，我們這個會，要開得富麗適皇，將來才能得馬將軍的多多幫助；但時間太匆促，他是今天下午就要來的，我們該趕快定出個節目來。」

邱太太一看看到會的人，坐在椅上，舉起肥手，一一指着道：「瞿女士的舞

蹈，沈女士的唱詩，張先生的出師表朗誦，這些都是現成的，再加着我的歡迎詞，校長的校務報告，全體學生的唱歌，也很熱鬧。」

一個女教員道：「張先生的朗誦國文，果然是著名的，但在一個全西洋式的歡迎會上，揆進這一個節目，未免不雅；還是添一節英文朗誦吧。」邱太太笑道：「你不知道馬將軍是個將軍，諸葛亮擺下空城計，嚇退司馬懿大兵，正配他胃口；況且在許多上帝聲中，聽幾句『先帝』，也新鮮別緻些。」衆人聽了，一齊贊成，那個女教員只好拉倒不說。

這天，全校裏沒吃成整碗的午飯，大家烏亂着，佈置會場；瞿美麗忙裏偷閑，溜回去換了身鮮豔衣服，重還到校裏，見大禮堂上已佈置齊整。中間一只演壇，壇上排列鮮花；廊前滿掛着紙旗；許多小學生在裏面亂蹶，有幾個蹶到演壇上去，做起戲來；大些的學生，都打扮得花明柳媚，嬌妬鶯慚；邱太太在廂房裏指揮着佈置茶點；校長因雞眼痛，行路不便，蹲在一張椅上休息；那位國文教員也換了一套新

衣服，在門口探望；美麗一眼看見安娜在演壇旁邊奏琴，便走過去，拉伊出來，到僻靜處，問道：「你昨天嚼了甚麼給人聽了？」

安娜茫然道：「我嚼過甚麼來？我又知道得甚麼，向別人去嚼！」美麗

見伊着了急，不便再問，搭訕着道：「你底彈琴，哈叭兒聽了都會鼓掌，還理些甚麼？那個姓馬的，左右不過是個兵老勇的頭子，懂得甚好歹，你胡亂弄一套，他也會樂得搖尾巴呢。」安娜聽了，不覺一笑，兩人便携着手走進會場來。

這時已下午一點三刻，馬將軍約的是二時，校長便下令全校學生排起隊來，從會場口一直排到校門口，花紅柳綠地，好不熱鬧。校長站在東頭，邱太太站在西頭，豎起了耳朵，張開了眼睛，靜候馬將軍到來。

不多一刻，遠遠地一陣馬蹄聲，校長向邱太太只一呷得嘴，幾個貴客，已在馬嘶人喊中，到了門前。這時，校長邱太太和瞿美麗都吃了一驚，原來來的三人，那兩個正是昨天來參觀的王金二公，是校長邱太太見過的；還有一個，正是瞿美麗

昨夜狹路相逢，  
乎吃皮鞭的馬將軍。

## 第十五回

歡迎會的第二天，王朝棟金珪兩人便傳馬將軍底話，送過一萬元的捐款來，邱太太自然千恩萬謝，照單全收。金王二人接着說：「馬將軍新斷絃，昨天還去，絕口稱讚瞿女士底學問；他們倆若配成一對兒，倒是天造地設的。」邱太太一想，原來前天猜差了，這有甚麼不行的，看美麗這付脾胃兒，不是馬將軍，也稱不得他一世的心；心裏想，嘴裏說：「好歹我總問伊一聲，覆將軍的話。」

果然，兩相情願，不上兩月，馬將軍便娶了瞿美麗回去，過兩三天，他們倆熟了，馬夫人——就是瞿女士，開箱子理衣服，馬將軍見滿箱都是錦裙繡襖，不覺倒抽了一口氣，等伊理完了，拉伊坐在榻上，很婉轉道：「我有一句話，請你千萬別疑心到別處去！……你允許我講嗎？」

馬夫人知道是那話兒了，向馬將軍含笑道：「你有甚麼講不得的話，你是個將

軍，你的話就是命令呀。」馬將軍見伊這樣斌媚動人，倒覺得有不便，囁囁道：「就是那箱裏的衣服呀……」

馬夫人登時推開將軍，站將起來，一手摩着酥胸，一手高高舉起，嚶嚶啾啾地道：「上帝是愛一切人類的，開綢緞鋪的，織綢緞的，都是人，都是上帝底愛子；上帝底愛子，你却要斷絕他們底生計，你偏又是個上帝座下的信徒，這個理從何處講起？我現在只二十一歲，你是個五十三歲的人了，我這樣的一個少女，來匹配你這樣一個老夫，有何可食，有何可圖？祇是可憐你違背了上帝意旨，老不覺悟，特犧牲着肉體，來救你出地獄罷了。你嫌我這箱子裏的綢衣不多嗎？還有呢，你莫再糊塗！你看！」說着，疾如飛隼般，跳上杌子，另打開一個箱子來，抓一件，擲一件下來，將一張繡榻，堆成了個錦山。

馬將軍起初是只豎着耳朵聽，後來也點了幾回頭，最後見伊抓來的，都是五光十色耀人眼目的袍兒褂兒，不覺魂靈發抖，想這如何得了，伊竟替我做現成了這許

多啦。

馬夫人翻然下來，笑道：「我替你做了這一箱衣服，免了你半生罪過，你在上帝指引的路上，該乖乖地穿啊！」馬將軍笑道：「免我底罪過是假的，報你底仇是真的，其實那天在街上，不知道是你，不是一見是你，就把馬弁叱退了嗎？不爭這一次衝撞，哪裏有今天的你我；你還記起做怎麼？」說着嘻開嘴笑。

馬夫人不理他底話，只半嗔半笑地替他寬衣，先卸了藏青布馬褂，再卸了二藍布袍子；替他換上了一身花團繡簇的袍褂，將他推到看衣鏡前，笑說：「你瞧吧！」馬將軍不忍拒絕伊，由伊搬弄着，到鏡子前一看，幾乎認不清是誰；笑着央告道：「我一切都聽你，只是一件，出門時須依舊穿布衣，不然給人笑，娶了妻把布衣主義都丟了。」馬夫人起初不許，經將軍苦苦求告，才許出門時先換穿馬褂，一個月後，再換穿袍子。

這一天，馬將軍恰好有應酬，穿了一件鐵機緞對花馬褂出去，那些護兵們看見



了，都掩着嘴笑；將軍也覺得滿身不得勁，發不出虎威來。

馬將軍新婚易服，自然樂不可支。王朝棟金珽兩位部視學，自從玉成了馬將軍姻緣後，腰纏豐富，分頭走路。王朝棟從河南到江蘇，一路威威武武，那天到了淮安。當地學界，聽得部視學到，全體排隊出來歡迎，直送到民新中學裏歇。當天許多中小學的校長，在春和樓酒館裏替部視學洗塵。

王朝棟因爲辛苦了，先打了個盹，然後赴席，主人已經到齊，一一送過名片來，王朝棟沒工夫看，都攥在口袋裏。入座之後，大家覺得無甚話可說，又不可不說，都裝着很忙似的磕瓜子兒。碟子裏瓜子磕完，那位主席速成師範校長丁偉成開口了，說：「北京是首善之區，人才膏萃，這幾天聽說刮風，應該是很冷的了。」王朝棟道：「別人冷，兄弟却每天忙得出汗。」一問一答之後，座上又沒話可說了。幸而堂倌送上酒來，丁偉成便站起來斟了又斟，熱鬧了一陣，又寂然了。丁偉成又問：「北京現在雖冷，六月裏大概是熱的？」說着，咳嗽了一

聲。王朝棟道：「別人熱，兄弟住在高大的衙門裏，却不覺得。」一問一答之後，座中人又沒話可說了。

他們自寂靜，隔壁却熱鬧，有許多鶯鶯燕燕的女人聲，嘻嘻哈哈的男人聲，主席丁偉成又想到一句話了，說：「隔壁鬧得太荒唐了，這樣的男女混雜，是風俗人心的大患。」王朝棟原早已聽得了，想，不圖這樣一個縣城，倒不輸北京上海；聽了丁偉成的話，翻覺得他太拘泥，笑道：「這也看人罷了，若像我們，便帶幾個妓，也不失爲名士風流。」

衆人見王朝棟這樣說，漸漸地有了活氣，丁偉成原是條老蛇，忙接着說道：「采風問俗，原是注意社會教育的要圖，周朝太史，若不到一處逛一處，哪里聽得到『有女如雲』等等歌兒？此地城邑雖小，却是個南北樞紐，王先生如其願視察一番社會現狀，倒可以喚幾個試試。」丁偉成雖則說得十分圓到，却也出了半身冷汗，待說完了，眼看看王朝棟。王朝棟笑道：「我最恨宋儒的，如果他們是真君

子，應該將鄭衛等風，屏諸詩經以外了。來罷，喚幾個來罷。」這句話沒說完，合席都高興起來，一時筆墨飛舞，各人把自己最得意的人兒，都喚來替視學侑酒。

不多一刻，來了許多女人，由丁偉成指揮，都坐在王朝棟背後肩下。王朝棟一數，整是十二個，都是窄袖高領，撲着滿臉脂粉，很濃烈的汗香從十二個頸根裏發出來，把王朝棟薰得要叫「媽」。

各位校長，這天原是各有一個的，現在都坐在王朝棟處，總算對王朝棟表示了一種無上的敬意。但在利益上也並沒十分損失，因為他們都知道——「伊們身雖坐在別人邊，心總是向着自己的。」

王朝棟覺得自己究竟是個視學員，就是探風問俗，也該有個分寸，終不成便探問到了裙邊襟底，所以在快意之中，也保留着一兩分莊嚴態度。

丁偉成想，不喝醉酒，總不易脫略禮俗，還是先灌王朝棟一個半醉，再定辦法罷。主意已定，便下一個命令，叫伊們每人敬北京來的王大人一杯。這一關，

就合席鼎沸起來了。

喝酒是王朝棟底本領，何況是在女人手裏，真個手到杯乾，十二個婊子輪遍，只灌得到他兩分醉意。婊子以後，輪到各校校長，也是一人一杯，王朝棟覺得這一巡酒沒甚趣，但也勉強吃乾，却有六七分醉了。拉着一個婊子的手，將手背送到鼻上，再翻過手心來，問伊名字；接着問衆人，這里有女學校沒有？

丁偉成指著第五位上坐的哪個老者道：「這位朱慕羅先生，就是縣立女高小校長。」王朝棟笑道：「現在女學生的名字，有許多竟和蜜姐兒的差不多，甚麼『麗』啦，『香』吧，據兄弟的愚見，這些字眼要不得，應該用，『貞』『淑』『懿』『慈』等字，才顯得女學女學生身分。」朱慕羅肅然道，「視學的話不差，兄弟回去便叫伊們改。」丁偉成道：「這是極便當的，只要依着前清西太后的諺法，摘用一兩個字，便斷不致像蜜姐兒名字了。」衆人撫掌稱善，王朝棟揆着鬚道：「不差，便是我這名，也是從縉紳錄上抄下來的。」

朱慕羅道：「名字是件事，還有幾件。我以為在女校中應該注意的。第一，女子不宜多講話，尤其不宜登台演說；男子因多講了話，大聲講了話，將喉嚨一漲大，出口便像牛鳴一般，女子要這樣，我們哪里再去聽歷歷驚聲。第二，女子不宜體操，現在大家鬧着體格強壯的話，男子是應該的，女子底體格一強壯，還有甚麼婀娜窈窕的體態呢……」

朱慕羅正說得高興，丁偉成連對他做了幾次眼色，可惜他是個近視眼，並沒有看見；翻是王朝棟微笑道：「慕翁這些，都是閱歷有得之言，但辦女學校的，却還該通融些；現在的辦學，原是一種漂亮的應酬，過分認真，是要傷陰騭的。」衆人聽了，不約而同地嘖嘖稱讚是通人之論。就是那個被王朝棟拉住手的妹子道：「辦學堂會傷陰騭，辦卷子可是積陰功的了。」王朝棟回過頭去，想，不料妹子中竟有懂得「女學堂」三字的。

校長妹子正和部視學論女學校得熱鬧，忽見門帘一起，走進一男一女來。那

男的祇十七八歲，穿得非常華麗；女的也比座後那幾個甜淨了些。衆人一見，都立起來；那一個縣立中學校長，齊石樵，立起來得更快，忙搶一步介紹給王朝棟道：「這位施子玉，是敝校裏的高材生……」王朝棟一想，這是笑話了；校長和學生嬲在一起，不算，還有胆量介紹給我；我是個都視學啊，這些處該成些體統；一面想，臉色漸漸放下來，想教訓他幾句。

齊石樵接着說道：「施君尊翁，是現任教育次長，就是朝翁的堂官……」王朝棟忙轉過臉來，肅然起立，亂扮着手道：「我一見面，就知道是位公子，不然，哪裏來這樣丰度；尊大人是在京裏常見面的，這幾天有竹報還來嗎？阿呀，我好沒記性，前天出京時，尊大人還托我便到府上一走呢。」

施子玉洋洋地道：「家嚴現請掃墓假在家，怕尊駕記錯了。」王朝棟登時面紅過耳，連稱了幾「是」字。

施子玉給了王朝棟一個頂子碰，岸然帶了那個人入座；向桌面上一看，繃着眉

道：「這不是人吃的菜，」將碟子打得亂響，一個堂倌奔進來，向子玉面前一站；子玉道：「把我喫慣的菜做上來！快些！」

王朝棟被施子玉嚇醒了三分酒，默坐着不敢作聲。向子玉道：「我曉得世兄今天不能到校，先已通知監學；果然，世兄沒有來。」子玉道：「以後連監學都不必通知，我高興自會來，難道還要監學計鐘點算積分不成。」忙說不錯。丁偉人向王朝棟道：「現在的世家子弟，都不愛讀書，像施世兄是人中鸞鳳天上日星了。」王朝棟點頭稱是。

施子玉接着笑問朱慕羅道：「我前天託你的事，究竟有沒有，該快給我個回信。」朱慕羅道：「自然，在我的身上，包管成功，但一時却急不來，再寬兩星期的限吧。」衆人問是甚麼事，施子玉說：「你們不知道。」

這一席酒散後，王朝棟已將各校狀況，視察過半；到天明，第一件大事，就是拜訪教育部在籍次長施公。施公回他一個不在，問少大人時，說昨天沒有回來；

心裏覺得不安，再到縣立中學去，齊石樵却出來見了，王朝棟笑道：「貴校有施世兄般的學生，成績是不問可知的；這一來，並不要調查甚麼，只專誠拜訪石翁和施世兄。」

齊石樵想，哪里來是拜我的，只是見了我，不好不這樣說罷了。校役送了一

巡茶，王朝棟又問施世兄在校不在，石樵說：「今天朝上才回來，現正酣臥着，不便去驚動他。」王朝棟道：「那麼，請轉達一聲，今晚就在原處，是兄弟的東道，請施世兄務必同石翁都到；座上就是昨天幾位，一個不多，一個不許少。」石樵聽得有酒喫，自然高興；又談了一回，王朝棟出來，趕回寓裏寫請帖，直忙到正午，飯廳上一片聲喧，才完了事。一個人踱到飯堂外，見學生正喧喧攘攘吃飯。添菜換菜的廚子，滿頭汗淋地奔走着。

那些教職員，另外坐了兩桌，究竟比學生安靜些，只添了幾個菜，就規規矩矩地喫飯了。



王朝棟正看着，校役請他到校長辦公室去喫飯，有六碗菜兩壺酒，校長陪着。喫過飯，校長發了個通告，下午停課，全體學生到大講堂上聽部視學王先生演說。

學生一得這消息，歡天喜地，都換了衣服向校外溜，十停裏約摸溜走了九停，校長却不知道。等到搖鈴，校長請王朝棟進大講堂去，只見疏疏落落坐着十二三個學生，教職員一個也沒有。校長叫校役去催，校役還來說，都鎖上門出去了。王朝棟看着校長，校長紅了臉做不得聲，那幾個學生都掩着嘴笑，笑了一回，見校長沒有辦法，也自散了。

校長道：「恐怕他們記差了通告上的日子，平常，他們都是很守法令的。」

王朝棟點了點頭，去向簷下讀對聯；校長忽然高興起來，說，「他們既都出去了，我們爲甚也不去走走，昨晚那個……」兩個便也穿齊整了衣服出校。

## 第十六回

兩人出了門，校長道：「現在還早，且到茶樓上去喝一杯。」王朝棟不知道茶樓是甚麼地方，無可無不可地跟了去，轉過幾個灣，有一幢臨水樓台，門外掛着一塊「春風得意樓」的橫額。從樓梯上去，穿過一個坐滿了人的敞廳，到一個臨水的雅座裏，先有十幾個人在那里都向校長招呼，王朝棟經校長介紹過了，衆人都站起來，好一回，才各自坐下喫茶。

一個老者，大家稱他策老的，一面看着報一面將左手幾個指盡力向右脚指極裏挖，歎息道：「現在學校裏的學生，沒學會別樣，先學會了罷課；這如何得了？」

一個老者，慢慢地解開了一個粗草紙包，拈些黃烟，裝在一枝長煙袋上；喝了幾口，將煙斗裏的煙，拍在地上，拾起來，翻過一面來，重裝在烟斗裏，又吸了幾口，說：「罷課也罷了，動不動便驅逐校長教員，師道到今天，真是掃地無餘了。」

我前天做了一篇『原師』，是全脫昌黎『原道』的。策老！你如借十塊錢給我，我便木刻了傳布着，也是我們尊師重道的體面。」

那個策老說：「十塊錢不算甚麼，你的文章，我却先看過，若依舊是科歲考落海的佳作，我就不敢領教。」

老者道：「科歲考落海的文章，到現在是鳳毛麟角了。你不見那些新學者，寫出來，滿篇是『的』呀『嗎』呀，科歲試場裏有了，是帶蘆蓆枷的。我想，現在幸而還有我們這一輩，撐持着半壁文運；我們再不出來，替古聖先賢鳴鼓而攻，斯文之喪，就在十年以內呢。策老！我那篇『原師』發表以後，便想發起一個『保文會』，你贊成不贊成？」

策老道：「我所想辦的，還有許多會：為敬祖宗宗計，應該辦『保墓會』；為忠君事上計，應該辦『保辮會』；其他如女子底小腳長指爪，男子底圓領方頭靴，都在可保之列，我以為與其辦一個保文會，不如辦一個保古會，將一切古香古色綽

有古意的大保特保，才保得有趣。」

策老說時，點頭讚美的很多，獨有一位少年，冷笑道：「還有一個『保險』會，應該辦的；現在那一班老而不死的混帳，既不能跟他們底聖祖高宗於地下，又不能洗面革心做一個適應時代的人民，裝了新鮮的飯，只放腐敗的屁；不知自羞，還要在人面前來詩云子曰，這種不要臉的，非請他們先替自己辦一個保險會不可。」

大家都呆着對那少年看，策老和那個發起保文會的，氣極了，說不出話來。王朝棟以爲這少年一定是過激黨了，悄悄問校長：「這是誰？校長用手指蘸着茶在桌子上寫着：『是本地有名的書獃宗民節，却做過臨時總統府秘書。』」王朝棟很驚訝，想這一個闊人哪，怪不得嘍囉這樣響。忙請校長介紹，過來招呼。

宗民節將王朝棟打量了一回，笑道：「足下一定是在前有過功名的，是候選鹽大使，還是大八成的縣丞呢？」王朝棟道：「宗先生好眼力，兄弟是江浙賑捐案裏捐的候選巡檢，後來在修浚淮河案裏，得了個『不論雙單月』的花樣；宗先生是

總統府秘書，比起前清官階來，至少是個軍機章京哩。」

王朝棟說話時，離得宗民節太近了，宗民節鼻子裏聞得一股臭氣，忙別轉頭去，忍住笑道：「清朝巡檢，能做民國視學，足下真是個萬能人才。」王朝棟認是稱讚他，拱手連聲稱不敢，又聞宗民節的住處，要去拜候。宗民節道：「我沒有住處，我是個光棍。」

王朝棟碰了這釘子，有些不得勁，訕訕的就原座喝了口茶，校長看太陽快要落山，付了兩三個銅子的茶資，說：「我們走罷。」王朝棟巴不得要走，跟着校長出來，才走得一半樓梯，聽得宗民節大笑道：「快些到窰子裏去罷，使出前清打千磕頭的把式來，妹子畢竟比巡撫大員客氣。」兩人聽了，抱頭鼠竄，直闖出茶樓，向大衙裏溜。

宗民節將王朝棟痛罵了一頓，心頭覺得鬆些，也自出了茶樓，自向一個酒店裏沽了一壺酒，帶些下酒菜，自還到家裏獨酌着。他有一妻一子，兒子還四歲，因

爲本地沒有好小學，由夫人瞿梅自己教讀着。宗民節是常不在家的人，他底足跡，已走遍了國內，瞿梅同他約定，待兒子十三歲進了中學以後，他們兩便一同向社會服務去。這種消息傳出，笑歪了滿城男女老小的嘴，都說：「看這一對獸子，得在本地鬧笑話不夠，還要鬧到五湖四海去；我們這小小淮揚，出得這兩個寶貝，也是地方風水呢。」

那天，宗民節回去，和瞿梅對酌閒話着，瞿梅道：「我們這一對著名怪物，常在這光緒年式的淮揚，如何得了？孩子還小，一時又沒處透，老守在這里，不病死也會悶死。」民節笑道：「只要床頭還有個錢，管甚麼怪物獸子；他們背後稱我們怪物獸子，當了面硬屁也不敢放一個，生意也還不甚寂寞。今天又給我痛罵了兩個混賬，將三五天裏的悶氣，洩一個乾淨，還不多喝幾杯做甚麼？」

瞿梅問他怎樣罵人，他一一比演出來，把瞿梅笑得花枝招展說：「畜生中竟有這般會扮演人戲的，真是怪事。」民節指着瞿梅道：「你底罵人本領，實在比我

高十倍，只這一句，刻毒尖利，比我十句話出色了。」

孩子在旁見他們倆這樣，扳住瞿梅底頸根道：「畜生怎麼會扮演人戲？畜生會扮演人戲，就是聰明畜生，還該罵嗎？家裏那個貓，只懂得一兩句話，怎又愛他不罵他？」

一家子笑談了一陣，各自安歇。到明天，民節攜着妻子，到郊外去遊散，坐在臨流的一個石磴上休息，各自望着江水出神，忽聽得背後有人喚道：「宗先生！」民節等回頭看時，見一個衣衫破得可怕的乞丐，趑上前來，滿頭披着短髮，幾乎把眼鼻都遮沒了。民節從亂頭髮裏認出他底姓名來道：「陳三！你不是前一年在南京秦淮河班子裏，穿着玄色縐網皮袍當管帳的，怎地落薄成這個模樣了？」

陳三道：「說起來，老太婆的包腳帶，又臭又長。」原來，那個陳三，確是穿過皮袍當過帳房的。他投的班子，就是章實沉等所賞識的小狗子家。實沉請程一貫秦小戎瞿子英徐煥文等喫酒遊河時，陳三還在那里當會計科長。實沉等來

往得久了，他托小狗子在實沉前一薦，便調在教業會裏管庶務。他在教業會裏服務，自然要納費充教業會員；但他只是掛個名，開會時始終不到，這倒是他自己底識相處；換一個別人，恐怕要提案發言大出風頭了。

陳三既充了教業會科長，平日喚他做陳三的，一齊改口，稱他做三先生。三先生每天除辦公以外，也時常和舊同行見面談天，那些舊同行因他高升了，自然另眼相看。一天，在酒店上，一個喚雞毛小楊的問他道：「三先生，你天天同一班大人先生們混，進賬是一定不差的。」陳三長歎一聲道：「你們是門外漢，自然不知道底細；我也到現在才明白，凡是名聲越好聽，越不易得實惠；譬如做一個知縣，論功名，六官書吏應該對他磕頭，論財源，知縣只喫些書吏的乾屎罷了。我名目上雖做了科長，實在遠不及當時做烏龜。我今天奉勸各位，情願做一輩子烏龜，莫學我剝下了龜壳，穿上袍褂，弄得喫衣服度日！」小楊問：「怎叫喫衣服，衣服是喫得的嗎？」陳三笑道：「你真蠢，連這些都不懂；將身上的衣服脫



下來當了買米燒飯喫，不是喫衣服嗎？」小楊一面笑，一面有些不信，以為陳三故意裝窮。

陳三道：「這是件顯而易見的事！他們走進窰子裏，是預備化錢的；組織敎業會，是預備弄錢的事！他們走進窰子裏，是預備化錢的；組織敎業會，是預備弄錢的；他們在敎業會裏弄了錢到窰子裏化，我却離了窰子向敎業會鑽，像我這樣蠢，不喫衣服，天也瞎了眼了。」小楊道：「那麼，你又搭在那裏做甚麼？」陳三道：「現在却不捨得，因為有一個機會在，成功時，一萬八千是靠得住的。」小楊聽得了，忙替他斟了杯酒，又喚值堂的添幾個碟兒給陳科長下酒。

那值堂是認識陳三的，知道他最愛吃肥肉，便切了一盤厚臘的白肉來。陳三因忙着喫肉，沒說話；小楊追問道：「是甚麼機會？」在小楊心裏想，科長再得了機會，一升時，便不知又是甚麼長了，急着要問個着落。陳三笑嘻嘻道：「小獅子雖好，但是名分有關；我是久不在行了，有好的年輕美色的姑娘，替我找一個

來，我自有辦法。」

小楊笑道：「開審子要論名分，你真是個教業會會員了。」陳三道：「不，我要覓一個人，另有別用，不是開審子。」小楊笑道：「覓了標緻女人，不開審子，是講到天邊沒有人信的；你老實說，人是有一夾袋在這里，只要伸手去抓。」

陳三沉吟了一回，決然說道：「現在有一筆生意，却只有顧客，沒有貨色，此等貨是沒用的，須得南京城裏的頂兒尖兒，才應得上這門市。你們如其有，我們合夥做着，最少也撈得上十年的肉飯。」

小楊聽了，高興起來，說，「有……有！」陳三道：「單有不中用，須得經我看過，才可以定能用不能用；在哪里？我們喫完酒，就去看樣子。」小楊道：「那容易，就在我家裏。」陳三笑道：「嫂子老了，姪女兒又太小，你家裏能有誰？」說着，嘻嘻地笑。小楊要罰他酒，他告饒着，說：「嫂子不老，姪女兒也不大，都行得。」小楊急了，要捶他，滿桌子鬧成一團。

## 第十七回

笑了一陣，小楊老實說出來了。門審橋塊，有一份人家，是父女二人；老頭子許壽平，其實是滿州人壽平，光復以後，加上了個「許」字，便成姓許了。他在前清是個才子，會做幾篇詩賦，在秦淮河裏，很有幾分聲名。革命成功，官星跌落，境況漸漸窘上來，課着左右鄰幾個生徒，勉強度日。那位小姐，芳名叫貞潔，也讀過幾首唐詩，並且白淨纖麗，不愧是錦繡叢中的妙品。

許老夫子處了逆境，常發牢騷，說：「若早生了個兒子，總不致窮老至此。」許小姐如何肯服，想，招一個好女婿來，不是和兒子一樣會養老送終的嗎？因此父女間不甚合式。許老夫子白天在家裏教書，夜裏在壁前吟詩，不問小姐的事；小姐把莫愁湖翠微亭等處頑厭以後，漸漸到秦淮河上來。

許小姐在秦淮河上的足跡，印得多了，就認識了一個女朋友，小楊的姪女兒楊

綠華。許小姐常到綠華家去，見綠華家一個老婦，宛然是個老太太模樣；還有一個老頭兒，嘴上留着兩撇鬚，雖沒穿馬褂，也識不真他是個甚麼？只有一點，還有兩個十七八歲的女人常在外間裏和許多男客有說有笑，猜不出是甚麼路數。

那個老婦，就是小楊的老婆，伊見許小姐很殷勤，常說：「許小姐！我們這里有很精緻的河房，在那里看來往畫船，比在花園裏看幾顆樹木熱鬧得多；尊大人前三年也是常來的，我看他兩塊高聳出臉上的權骨，就知道他是個抓印把子的老爺了。」許小姐聽楊老太婆這樣說，認作是世交了，幾次要問壽平，怕擾了壽平詩興，又給一頓罵，所以沒在壽平前提起過。一天伊又到河上來了，拉着楊綠華雇個小划子蕩河，看着兩岸的景緻，有說有笑地很樂。

楊綠華問道：「你每天說要還去讀詩，究竟詩是甚麼東西？」

許小姐笑道：「詩是一首一首的，讀時又好聽又有味兒。」

楊綠華道：「好小姐，那麼請你讀一首給我聽；」許小姐真個曼聲讀了一首，

不防才讀完，水上一聲「好呀！」一顆櫻桃直打上許小姐頸根裏來。許小姐嚇了一跳，和綠華一齊回頭看時，見並行着一只涼篷子船上，坐着一個華服少年，兩條滿泛着柔媚的眼光，直射過來。楊綠華暗暗將許小姐衣角一拉，許小姐悄悄地道：「都是你要我讀詩，惹出這個人來。」不想那少年和綠華竟是認識的，隔船攀談起來了。

秦淮河裏的船家，是很識趣的，見兩邊攀談着，便將船一攏，攏在一起，竟像坐在一隻船裏般，連手都拉得着的了。偏又是坐得不湊巧，許小姐坐的，是靠着鄰船的那一邊，他側過頭來和楊綠華講話，幾乎碰着了許小姐底肩頭；許小姐聽又

不是，不聽又不是，好不難過。

那少年說：「你家裏怎地許你出來逛河？」

綠華說：「今天是陪客——就是陪這位許小姐。」

那少年便轉過來對許小姐招呼，許小姐很難爲情，只得含糊着，那頭不知不覺

低了下來。兩只船慢慢蕩着，說話漸漸連結得起來，許小姐知道這少年父親的詩章，比自己的父親更好，少年讀的唐詩比自己更多，臉上不知不覺紅暈起來。

原來那少年是章實沉的兒子，就是在席上被人認作小且的公拙少爺。從此一見後，公拙連日到小楊家去，竟不見許小姐一面，心裏急上來，知道陳三是個中的老夥計，暗暗囑付他出來打聽，陳三受了章少爺的命，這才向小楊提起，待小楊說出許小姐時，才得了個切實着落。這天還去，在會計處打了個轉，便攬到墾業銀行，走進公拙臥室，見他正朝裏床睡着，一本華英進階橫堆在枕邊。陳三且不喚醒他，自向書桌上亂翻，見有六七個請客帖子，約的都是本晚，不覺伸出了舌頭來，暗暗地羨慕。

正翻弄着，公拙在朦朧中嘆道：「這怕甚麼，讀書人家的女兒，做姨子是極尋常事……我可惜是男，做姨子的福，今生是沒法享了……。」陳三聽了，丟了請客帖，挨身到枕邊，逼緊了喉嚨，低聲道：「少爺，你說的甚麼呀！」正這當

兒，實沉一脚闖了進來，鐵青着面孔，向小陳一陣頓足，罵道：「你這連人都不會變的烏龜，你不配在這里，你給我快些爬出去，遲了仔細你底壳！」

這時公拙也醒了，見小陳跪在地上，老頭兒一臉怒容，却不見了夢裏的許小姐。癡癡地望着他們，實沉厲聲問道：「你幾時同這烏龜混在一起的？他這般在你床前放屁。」公拙道：「記不清楚了，大約就是父親引他進來做會計的那一天」。實沉紅漲了臉道：「現在我不許他做會計，你也莫再同他混在一起！」陳三知道沒望了，站起身來，哭喪着道：「既不蒙收容，我還是回小狗子船上，去，時候會長。」說着，向實沉父子盯了兩眼，走出去了。

陳三這一去，便走了黑運。第一，由窰子帳房變為教業會職員是順的，由教業會職員降為窰子帳房是逆的，他自己覺得處處不得勁兒；第二，因為凡是由章實沉驅逐出來的人，各界都不敢招留；因此，陳三便一天窮着一天，直流落到淮揚，在河邊逢着宗民節。

宗民節聽了，非常高興，說：「你不要慌，我家多一個人來吃飯穿衣，是不怕的，且跟我還去，自有事情給你做。」陳三感謝不盡，說：「世間原來還有像宗先生般的人，這一位大概是夫人了。」瞿梅也向他和和善善地點頭，三個人一路還去，引得路上的人都站住了呆看。

宗民節帶陳三到了家裏，將衣服給起換了，留他在一桌上吃飯，瞿梅也坐在那裏，聽他們講話，陳三感激他們倆的好意極了，含淚道：「到今才分明了好人壞人，以前的日子，真在那里做夢。」民節笑道：「你現在依舊在夢裏，何嘗醒過；做夢是最有味的事，這個你不知道。」

陳三這一晚吃飽飯酣睡，到明天宗民節大發請帖，將滿城教育界人物都邀到。那些教育家從沒喫過宗民節的飯，這一次都奇怪起來；有的說：「這獸子料想是窮極了，請我們去是湊分子的。」有的說：「他雖獸，却是個當地太歲，須得走一遭。」



宗民節一家這天忙了，夫人瞿梅白料理着酒席；民節將陳三裝成個闊紳士模樣，又教了他許多應對的話；那位小宗先生見陳三扮戲般的形狀，樂得發跳；一切都預備了；天還沒黑。瞿梅洗淨了手，到客堂裏來閒話；見陳三穿着一件寶藍鐵機緞袍子，元色鐵機緞馬褂，輝輝煌煌，比從前見過在轎子裏抬出抬進的知縣還得體。笑道：「陳先生等一回，莫忘記了，我是你的老世嫂！再少奶奶少奶奶時，你就要現原形了。」陳三拉開了嘴角。民節道：「放心吧！一切都教會了，只是他不會抽鴉片烟，不像是闊人。」

## 第十八回

說笑了一回，民節料得到自己請客，來的人必定多而且早，將陳三送進了裏間去，然後自拿着一本書在廳上候着，已經指派定了的，瞿梅管廚，哥兒值廳，都各自預備了。果然，不到一刻，所謂教育家嘻嘻哈哈地打躬作揖地進來，連王朝棟也湊了一角。哥兒緩緩端上茶來，叫了聲「伯伯們」；大家都搶着說：「民節先生怎地不雇個人，却教哥兒送茶？」民節笑道：「金錢雇來的人還靠不住，不如這孩子，心底裏還乾淨。」衆人又問：「在那里讀書？」哥兒自答道：「多讀書多學些古怪，現在只識了幾個家常用的字罷了。」大家聽了，伸出半條舌來。

民節待大家用過茶，狠恭敬地說：「今天，本來不敢勞動各位，因爲一位客，是各位沒有見過的，特地暖了杯酒，請各位做陪客。得使也聽他些議論。」衆人不約而同地猜想起來，知道一定是個異乎尋常之客了。

民節和各人寒暄了一回，叫哥兒去請陳先生出來。哥兒進去了許久，轉身出來說：「陳先生有幾個要緊電報稿沒寫完，他說：『有公務在身，且請各位坐一回，不久就出來領教，』」衆人不約而同地肅然起敬，說：「不要緊，我們自會坐着談天。」哥兒含笑回進去了。

一回，哥兒又出來，向民節說：「陳先生說有要緊事，請父親進去一商量；」民節笑嘻嘻安頓了衆人，轉進後廳。瞿梅指着他笑道：「你太促狹，頑得人也夠了。」民節笑着向瞿梅手裏喝了半杯茶，看瞿梅鬢腳褪了，替伊撩着，說：「也出些他們的醜。」瞿梅推開民節，自向廚下去，民節一步步到屏門後，聽得哥兒在那里講話。

一人問：「這陳先生是誰？」哥兒答道：「是父親前三年的下屬，本省督軍前五年的上司。」

一人問：「是文的還是武的？」哥兒答道：「是位文豪，却也帶過兵見過

陣。」

一人問：「他來做甚麼？」哥兒答道：「不做甚麼，只是來探望父親，談談天。」

民節很高興回身進去，將陳三拉出廳來。陳三軒軒昂昂地出來，向衆人只點了半個頭，問民節道：「這些就是在本處辦教育的嗎？」衆人聽了，毛骨聳然，覺這人來路不小；原來坐着的，這時都站起來了。

陳三逕向中間那個椅子上坐了，向衆人道：「各位既辦得教育，書是應該讀過的了；但不知讀了些甚麼書？老夫也算讀過三十年書的，但還不敢做教員，莫說是冒充教育家了。」衆人聽了，毛孔裏汗漿直奔，大半發着寒噤。

民節笑道：「天下有幾個像你一般的蠢物，讀了書放在自己底肚裏的；眼前的各位，三十年學力自沒有，三個月却總不止的；不信，橫豎還早，大家談談也好。」

王朝棟第一個急起來，看着衆人；衆人看着王朝棟，意思裏想：你是個鄙視學，有資格抵抗他的啊。王朝棟漲紅了臉，咳嗽一聲，大有說話之意。

陳三向王朝棟釘了一眼，王朝棟的話，刷的一聲，從喉嚨邊退下肚去了。陳

三狂笑，向民節道：「你請客吃飯，太不誠心，怎地不在請帖上聲明一句：『須帶了嘴來？』」王朝棟這時，吃不住了，掙扎了一回，說道：「嘴是有一張，只不敢在陳先生前談學問罷了。」衆人都附和着說：「不差，我們只會在課堂裏教學生，不敢在通人前講學問。」

陳三點了點頭，吐了口沫，眼望屋頂，搖着腿道：「不講學問，難道講嫖？」民節怕衆人難爲情，笑道：「這是什麼地方，你還咬住學問兩字不放；我今天有兩錢三十年陳酒，原是當時老總送的，沒有十七八個好量的，我總不肯開，開了不喝完，是要走味的。」說着進去，不多一刻，夫婦兩人，自出來調開桌椅，衆人一齊站起來。王朝棟道：「怎地不雇一人，賣夫婦這樣耐勞。」民節笑道：

「雇人的滋味嘗夠了，國家出了許多錢辦學校，也只雇了幾個精緻乞丐，何況我家裏。」

衆人這天，覺得去既不敢，留又難堪，只好聽着民節擺布，坐之則坐，吃之則吃。吃到半中間，民節說道：「陳先生是位海內儒宗，這次到淮揚來，看了幾天的風水，預料三十年後，此地必定飛皇騰達，且上應着魁星，合該在此囑起出將入相的人材；我昨天問他該出多少，他念了幾句真言，從袋子裏抓出一把赤豆來，說：『照此豆數，一個不多，一個不少』，我仔細數時，正好一〇八粒，合着天罡地煞；因此我預備在此辦一學校，名爲『興國大學』，所有經費，由陳先生一人担任，不勞諸位幫忙，單請諸位在學校裏担任些功課，每月最少有兩百的薪水，不知諸位願担任也不願？」

衆人聽了，面上都露了喜色，拉開說話袋來，將陳三拚命恭維了一陣，然後一一答應。陳三道：「這個還請各位鄭重些，要是不便，不方說明了，由兄弟去另

請高明。」衆人連珠砲般答了許多「便」字，陳三道：「既這樣，我們今天就決定了；從今起更請各位辭去一切職務，到兄弟這里來辦事罷！」衆人一齊答應。

民節攔住道：「這事還宜從緩商量，陳先生是學界裏交情最廣的，萬一薦人的條子多了，位置不開，各位先辭了原職，不成了兩頭落空。」衆人知道平常和民節感情不好，因為常呼民節做馱子，難免要怨恨，遇事破壞；現在聽見了民節的話，顯然是有意破壞，忙說道：「不是這樣說的，陳先生朋友雖多，但在滙揚辦學，總應就地取材；請陳先生放心，陳先生不負我們，我們必不負陳先生，就今天定了局，省得以後的麻煩。」

民節便不說話了。陳三慨然道：「這何消各位說得，兄弟是個甚麼人？不是要就地取材，也不來謀及諸君了；民節兄是鄉居久了，不甚了解世事，才這樣說，但也是他底好心，諸君不妨再斟酌一回！」衆人說：「一言爲定，再不必斟酌了。」這一席酒，衆人把陳三捧得天花亂墮，把屏門後的瞿梅，笑得花枝亂顫。

到明天，民節送了陳三幾十塊錢，送他另去謀生，只苦得這班呼人獸子的獸子，紛紛辭了原職，老等那位陳先生來。等了一個多月，全沒消息，來問民節時，民節給他們一個「不知道」；飯碗是砸了，却又捉不着民節的差；問得急時，翻被民節冷笑道，「我原阻止你們過，你們自信了他，干我甚事？」

民節燥了這一回脾胃，消遙自在出門遊歷了。他想山西是有名的教育發達省分，還有華山黃河的奇觀，沒事，樂得去走一遭。便按着路，迤邐到了山西。一入境，便見電綫杆上，都寫着格言，大半是「論」「孟」和「朱子家訓」等書裏的話，暗想這個薛將軍，倒是孔孟之徒。進了一家旅館，攔門口一塊公衆閱報牌，牌上粘着一張報紙，第一篇論說，題目是「恭請薛將軍對學生訓話」。民節讀了幾句，覺得皮膚上發麻，便不再讀，自去房裏收拾行李。



## 第十九回

茶房打臉水進來，附送了一張紙片，先將紙片兒安放在台上了，再將水給民節洗臉。民節洗了臉，拿這張紙片來看時，不覺歎了一口長氣。

那片兒上，一行地列着：房金每客多少，抽教育經費一成；飯金每客多少，抽教育經費一成……末了一條是火紙捲兒每扎百文，抽教育經費一成。

民節歎了的這一口長氣，倒不是替旅客可惜錢，只覺得這省的教育經費，比別省抽得多罷了。這時，肚子餓了，喚了一客夾帶着教育經費的酒飯來，先自斟酌着，向茶房問些本地景況。茶房說：「先生是南邊來的，不知道這裏的事。這裏的薛將軍是聖人，我們是不敢批評的；除了這個，先生問的，我都許知道。」民節道：「薛將軍怎地見得便是聖人？」茶房囁嚅道：「這個我也不知道。」

茶房問民節是來做甚麼的？民節說：「不做甚麼，只是來會會將軍，調查些

教育狀況。」茶房問：「有外國人同來沒有？」民節覺茶房的問題奇怪，說：「沒有便怎樣？」茶房道：「沒有同來的，就認識兩個住在本城外國人也行！」民節也說沒有，茶房笑道：「這個先生纒差了，除非先生是薛將軍的親戚；就這些的親戚，還恐怕不行呢。」民節愕然問故。茶房道：「薛將軍最敬重的是外國人，只要是外國人，不論是誰，都一會便着，而且還有洋花廳裏的大菜吃；若是中國人，可難了。」

民節笑道：「我雖不是外國人，包你一去便請進去；也許他還要來回拜。」茶房將舌頭一伸，認民節氣概倒也不差，不覺恭敬起來，說：「如果這樣，小店裏託先生的福，早晚就有貴人上門了，」說着，去添了一壺酒來。民節酒飯完了，想出去看街道風景，喚茶房帶路，茶房自然高興，去回明了掌櫃，和民節一同出門。

經過了幾條大街，看見學校的牌額，確也不少；但要進去參觀時，總給人攔住

了，說：「參觀要預先約期，得校長許可；參觀要有當地官紳的介紹，否則概不招待。」民節碰了幾處釘子，心裏十知八九；但跟着的茶房哪里懂，見民節到處給人搖駕，認民節是個招搖撞騙的棍徒。

一路走着，見街中兩個石牌樓，一帶紅牆，週繞着，有許多車馬在那里出入，這就是沒公布的將軍署。民節一脚闖了上去，向袋裏摸出一紙名片，嚴重地交給將軍府門房，說非見不可。

門房見民節氣概非凡，只好替他去回一聲。

門房拿了這張名片，不敢直回，怕碰了薛將軍釘子。先到副官處，遞給值日副官。副官問是從那里來的，門房說是從江南來的。副官遲疑了半晌，跑到鐵押房窗前，從玻璃裏看見薛將軍在那里自寫教育格言——這正是薛將軍高興時候，便逼挺地走了進去，行了個立正禮，將名片送上去。

薛將軍一看，出副官不意，將筆一丟，忙說快請快請，就請到鐵押房來！接

着，又說：「且慢，且慢！」自己把寫着的教育格言收了起來，又向桌上檢視了一巡，見沒有甚麼見不得人的東西了，才說：「好了，請罷！」

副官暗暗納罕，想不出來的是誰，值得將軍這樣着忙；心裏想着，不由不恭恭敬敬親到門房口，對民節行了個立正禮，從嘴巴裏迸出個極清脆的「請」字來。

民節跟着進去，記不清轉了多少灣，豁然開朗，進了個有花有石的地方，那薛將軍已立在台階上等候，高呼道：「宗先生，十年不見了；」民節笑着，上前去握了握手道：「連我自己也不明白，怎地會到此地；」說着，兩人進了屋子。

他們原是十五年前的老友，革命成功時，雲龍風虎，各成一局，薛將軍進了山西，便持強握重，永鎮太原；宗民節裝着一肚皮的不合時宜，自成不官不紳的一格；道天見了，自然都很高興。

各自述了幾年近況以後，民節笑着道：「你底辦教育聲名，着實不小，這次特為參觀而來的。」薛將軍笑道：「你莫挖苦老友吧，我有甚麼本領，能辦教育，

嚇得過別人，却瞞不過你，這還不是頑個把戲鬧個新鮮麼？」

民節聽他這樣老實地說，倒不好再譏諷，笑道：「便只頑把戲，也不容易，但甚麼都當把戲頑得，教育却要頑壞人的。」

薛將軍笑道：「老弟！你不知道，做前清的官，只要會巴給上司；做民國的官，却要有一二門擅長；教育是一條最穩善的道路，愚兄初到此間時，曾經三年沒有睡，才自定了這一個行之可以十年不倒的計畫，至於有益於人民與否，却不是愚願及的了。」

說着，副官送進一大疊名片來，都是些本省教育界的人，薛將軍縹着眉吩咐副官道：「你說：『今天有遠客在此，有辜明天來見。』」民節問道：「這些約着一起來，爲的是甚麼事？」薛將軍將那些名片向字簍裏一丟，搖頭道：「這幾天省城裏全體學生罷了課，他們發急了來找我；其實罷幾天課，算甚麼事，這比不得巡警罷崗，兵士罷操。」

民節問這話甚麼意思，薛將軍笑道：「學生是鬧不出甚麼來的，便鬧也只鬧遲了自己畢業期限，總不到我身上，所以我是一概冷淡處之的。」

正說着，副官又進來回，外面那些人說：今天的事鬧大了，有三五千學生聚集在公共操場裏，不久就會排到這里來了！請將軍的示，究竟怎樣辦？

薛將軍沉吟了一回，手寫一個命令，交給副官；民節視那手令，是調本署衛隊一連，馬巡五十，到公共操場去衝散了學生，回來繳令。禁不住向薛將軍道：「用這多兵去，莫是彈壓土匪？」那時，副官已接了手令出去了；薛將軍笑道：「用兵去彈壓土匪是沒用的，還是學生，見了兵有幾分怕懼。」民節到此，還有甚麼話說，只有稱贊薛將軍「經驗既多，用兵如神」。

這天，民節在將軍署裏吃了頓飯，臨走，薛將軍又打發自己的轎子送他遠棧；合棧的客人，都搶到門前來看熱鬧：掌櫃茶房等的眼睛睜得更大。接着就有許多文武官員來拜訪，把民節弄到窘極了，向被窩裏一鑽，哼着裝病，才得了半天的安

閱。

到明天破曉，便收拾行李動身。棧主和掌櫃等忙上來攔住說：「昨天晚上將軍署有請帖來，今天請宗先生游汾神廟，薛將軍自邀着滿城官員作陪，怎地宗先生便走了？」

民節接過全幅請帖來看，見第一行寫着的，就是自己底姓名，接着三五十個姓名，大概總是當地的頭等官紳，也來不及細看，捲了還給掌櫃道：「這個，請你謝一聲罷，說我病了，要趕回江南去就醫。」說着，自押了行李出門。

掌櫃的不敢怠慢：趕忙差人到將軍署號房通知去，薛將軍得了這信，一半歡喜，一半惱怒，終於歎息了一聲，向胸脯前自捶了幾下，說：「我今生是不預備學他的了，還是我做我的。」薛將軍因為感觸到了立身大道，忘記叫副官處通知那些陪客，到正午時，有許多車馬到了汾神廟前，攢出來一看，見人影都沒有：大家又不敢散，只好在那里老等。却再也等不到一個人來。

## 第二十回

等到太陽過午，主人客人影跡都無，直到派人到將軍處打聽回來纔知道客人已不別而行，只好紛紛回去。薛將軍到下午，才記得約着的許多陪客，料想知照也來不及，自落了一場笑話；不覺恨民節入了骨。

有幾個不忘一飯之怨的，見了薛將軍，故意問那天請的誰？薛將軍沒好氣，總答道：「是個不長進的革命黨，到了民國，還像隻野馬一般一點不懂官場應酬；我念着十年前交情，當他個上客，他竟偷偷地走了。」那些在汾神廟裏挨過餓的，見將軍這樣，高興極了，說：「這位宗先生，來得也奇怪；革命黨是甚麼都做得出來的；管情，不是刺客，也是奸細，不然，怎來去得這樣匆匆！」

薛將軍給他們說動了，疑心民節還在城裏住，上次是特為探門路而來的；不覺心裏發急，竟提起筆來，寫了個通緝命令，恨恨地說：「就對不起朋友一次



罷。」

這一個通緝令，實在已來不及送民節動身。民節過了幾個月，才由朋友處寄到一張載着通緝令的報紙，可是已在數千里以外了。

民節從此又看破了一層，知道「熱心教育」四字，非但可以幫助人發財，並且可以幫助人據地自王，決計不談教育了。他一回到家，便在自己門首，裝上個木墩；屋後趕了幾個肥豬，做起屠戶來。許多大人先生們見了，都罵他下流；他很得意，說：「殺幾個豬的罪過，總比殺青年的輕些。」

那天，縣立中學裏新換了個校長——就是那個新從美國還來的。他一授職，就下了個手諭，不許教員着中國衣服；那些人恨極了，聯合起來，要革中學的命。這些也不怕，只等他們來，過了幾天，却沒一些動靜。

那校長正是徐約翰在美國飽受了新空氣，還中國來鄙中國到一百分的。他一見了中國學生，就會縮眉；他說：「中國學生都是些猴子；」他原不願意做中學校

長；他又想校長的名稱卻還不惡；他一進了校，就認定學生是「食人者治於人」，自己是「食於人者治人」了。

哪知一進了校，第一個命令下去，就惹起全體學生反動，要革他的命，他真惱怒極了。向學生道：「美國的學生，都是很安靜的，沒見你們這般，猴子毛還沒脫完，倒干涉起學校來了；我勸你們莫發狂，我說怎樣便怎樣，過了幾年，包你們有一張畢業文憑，拏了去換飯吃。」

這篇議論一發，在淮揚城裏，居然得了許多同情，那些坐茶館的大人先生們，都說：「想不到穿洋裝的，倒有這種見解。」但也有許多不願意化錢替子弟改洋裝的，一齊反對起來，說：「校長既歡喜洋服，爲甚麼不招一班小洋人來讀書；他有錢穿洋服，我們是沒有！」

因爲校外議論不一，學生中也不免分了贊成和反對兩派。徐約翰見風潮平不下去，召集了這班學生在禮堂裏，而且約了學生的家族。他穿着一身簇新的西

裝，走上台去，宣布他學生一律改穿西裝的政見道：

「辦學堂原是預備做外國生意，當外國差的，不然，在私塾裏讀幾句『詩云子曰』，豈不省事省錢，何苦巴巴地跑到學堂裏來。并且，你們到學堂裏來的目的，是要讀A B C D的，這難道不是西文；你們一面要讀西文書，一面又反對穿西裝，豈非自相矛盾。我是從外國來的，見外國學堂裏的學生，沒一個不穿西裝，中國學堂如何可獨居化外……」

徐約翰演說完了，覺得這片話，確是到過外國見過洋人才說得出的。中間有一個家族——反對西裝的，站起來道：「這是中國的地方，在這學堂裏讀書的是中國人，用不着先演起做外國人的禮節。這且不說，就是你徐先生的父親母親和列祖列宗，穿的是甚麼衣服，你徐先生應該知道；如果不穿西裝的學生要斥退，那麼，徐先生先該發布告，將你的父母祖宗出族；」這一篇話，合了許多人的脾胃，大家鼓掌起來。

約翰從靠近屁股的袋裏，摸出一塊手巾來，抹額上的汗，拍着桌子道：「這是文明地方，講話要文明些，這種下流野蠻的話，我是不會聽的。並且一家有家長，一校有校長，我是個校長，是有權驅逐你們的。」話還沒完，家族席上，一齊沸反起來，大家罵道：「我們的兒子，送到學堂裏來是做學生的，不來做兒子的，你是個校長，只和校僕差得一個字罷了，敢與家長抗衡了，你莫想驅逐人，我們現在倒要驅逐你了。」

經過這一場辯論後，徐約翰見空氣不佳，非但西裝政策難行，連自己的地位，恐怕難保。他曉得宗民節是只本城的老虫，有許多人怕他的，便恭而敬之去見民節。這時民節剛從山西回來，接了他進去，問明來因。笑道：「徐先生的主張，我是很贊成的；不過在這閉塞的地方，也難免人大驚小怪；我看他們怕的是三種人，一是匪，二是兵，三是警，請土匪來執行改裝，未免不雅，爲甚麼不請一隊兵去，見一個不改西裝的便抓一個，包你不到三天，全校改觀了。」

約翰聽了民節的話，有些遲疑。民節笑道：「不差，我忘記了，兵警究竟是中國人，還嚇不倒人；好得徐先生是和外國人要好的，不如簡直請幾個外國人來，看守在校內，那時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了，」說着，狂笑了一陣。

徐約翰懊悔自己來差了，送上門給民節笑罵一頓，却又不敢駁回，只好問還有甚麼別的辦法。民節笑道：「還有一法，只怕徐先生不願。」約翰認是真的，

挪前一步，拱手請教。民節忽然正色道：「去讀了十年書，再到我此地來請教！」這一句話，把約翰罵得眼前一黑，呆坐了一晌，才忿忿地出來。

約翰想，莫非我癡了，現放着一個教業會在，只要我化幾塊錢，充個教業會會員，還怕甚麼？主意打定，逕到南京，向教業會員拉攏了幾天，居然被他認識了幾個人。隨後每天，提起這事，得了教業會幫助，居然重就校長。

民節到此，才死心塌地知道便嘔乾了心血，也喚不醒這時的迷夢，更再不談教育了。

徐約翰投正到教業會中，教業會因為他是留學美國的畢業生，一方允許維持他的校長，一方對他提出了個要求：以後凡是從美國還來的，由他負責，拉進教業會裏來做會員，約翰自很願意担任。從此淮揚的士老兒，見約翰已在教業會裏掛牌，再不出來反對了。

過了些時，約翰真拉了幾個美國畢業生進教業會，那些人自然都是社會上敬重的人物，教業會便跟着發達起來。從前教業會不過圖在教育實業界活動：到此，忽然成了教育界的中心，除開督軍，教業會就是個權力機關了。

那一天教業會開五週紀念大會，起出了個建築募捐案，省裏幾個頭等官僚，一下手，就湊集了三萬餘元，有人問那些大官何苦捐這許多錢，他們都含笑答道：「這樣提倡教育和實業，是我們所求之不得的呀！」



## 前輩先生告辭了

(小鳳)

我最初想到了「前輩先生」這個小說題目，很高興；因為這一高興，也做了幾回自己覺得滿意的文章。後來，與敦漸闌珊了，寫出來的也一天不如一天了。——

——這是我天生的脾氣，照例要中途闌珊的。

我想與其這樣延無聊的壽，不如送了它終罷，便決計到二十回為止，不再敷衍。但過了幾時，又一定會重新高興的；到那時，我也許要刪去一半，再來求我自己底滿意。——這也是我天生的脾氣，照例要刪改的。



1921  
法 872  
8-15

中華民國十六年九月印刷  
中華民國十六年十月發行

〔前輩先生一冊〕  
實售大洋六角

版權

著者

葉小

鳳

所有

印刷者

光華書局

局

出版者

光華書局

局

總發行所

上海四馬路  
光華書局  
杭州保俶坊

